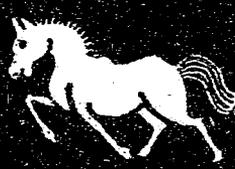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鄭雲齡選註

五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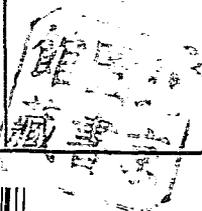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H 954

8712

mt
K243.104.2

<p>商務印書館發行</p>	<p>學 生 國 叢 書 五 代 史</p>	<p>選註者 主編者 鄭雲齡 王雲五 朱經農</p> 
----------------	---	--



3 2173 5997 9

緒言

(一) 歐陽修略傳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誨之學。修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修於廢書麓中，得韓愈遺藁，苦志探賾，至忘寢食。舉進士，試南宮第一。從尹洙、高若訥游，以詩文相師友，遂以文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以論貶范仲淹，事責司諫。高若訥坐貶夷陵令。慶曆二年，知諫院時，一時賢俊皆在朝，而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累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上疏謂：「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不聞其有可罷之罪……」以爭之。於是羣邪益忌之，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嘉祐

二年，知貢舉，一變場屋之習。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國事日理。後以論追崇濮王事，爲羣小所忌，罷爲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尙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污讒，年六十，卽連乞謝事。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修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鶩，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序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二) 新舊五代史之比較

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詔修梁、唐、晉、漢、周書。七年閏十月，書成。凡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監修者爲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 薛居正，同修者爲盧多遜等。皆本各朝實錄爲藁本。是爲舊五代史。其後歐陽修私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

家。修沒後，熙寧五年，詔求其書刊行，是爲新五代史。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止用歐史，於是薛史漸湮。及清初，詔命諸臣重修薛史，就永樂大典中甄錄排纂，其缺逸者，採宋人書中之徵引薛史者補之，於是薛史復爲完書，然非舊觀矣。按五代諸帝，各有實錄，居正本之，故一年之內，可以成書。敘事賅備，而真僞莫辨，文體劣弱，而書法無取，此舊五代史之弊，亦新五代史之所由作也。

新五代史異於舊五代史者約有數端：

(一)事實

宋初，薛史雖成，而各朝實錄，「宣底」等故籍皆在，他如劉昫之舊唐書，修成未久，而宋初諸臣之記五代事者尤多；——范質述朱梁至周爲通鑑六十五卷，王溥采朱梁至周爲五代會要三十卷，王子融集五代事爲唐餘錄六十卷，路振采五代君臣事迹作世家列傳，鄭向著開皇紀三十卷，又孫光憲北夢瑣言，陶岳五代史補，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劉恕十國春秋，龔穎運歷圖，——其出自各國

之書，如錢儼之吳越備史，備史遺事，湯悅之江南錄，徐鉉之吳錄，王保衡之晉陽見聞要錄；又徐無黨所引之唐摭言，唐新纂九國志，五代春秋鑑戒錄，紀年錄，三楚新編，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等書，歐公皆得而參考比證之，真僞既見，是非得中，故其文直而事核，非薛史蕪漫複雜所可及也。或謂選材喜取小說，不拘實錄，而不知此正易得史事之真，未可厚非之也。

(2) 書法

歐史簡嚴，不徒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褒貶予奪，且或過之。同一用兵也，而「攻」「伐」「討」「征」異其用，——如梁紀孫儒「攻」楊行密於揚州，遣劉知俊「伐」岐，唐紀命李嗣源「討」趙在禮，周紀東「征」慕容彥超；——同一得地也，而「取」「克」別其義，——如張全義「取」河陽，龐師古「克」徐州；——同一歸順也，而「降」「附」辨其行，——如馮霸殺李克恭來「降」，劉知俊叛「附」於岐。——至於立后以正者，曰以某妃某夫人爲皇后；

其不以正者，曰以某氏爲皇后，——如立淑妃曹氏爲皇后，立劉氏爲皇后。——
弑濟陰王不曰「殺」而曰「弑」，殺王師範不曰「伏誅」而曰「殺」，郢王
友珪反不曰「叛」而曰「反」……書法繁多，莫可畢舉，要皆有微言大義存
乎其間。蓋歐氏作史，仰師春秋，故其爲文與薛史異也。王鳴盛以歐氏學春秋爲
病，豈知言哉！

(3) 體例

史記記事於天子曰本紀，於諸侯曰世家；於卿大夫曰列傳，而歐公一仿之。
而於列傳之中又別立義兒、伶官、唐六臣等傳以爲勸懲，此則薛史所無也。王鳴
盛謂五代養子甚多，不獨晉有，而於晉則傳之，他則從略，是自亂其體例也。又謂，
「史建瑋與父敬思，皆捐軀盡忠，應入死節，否亦宜入死事，而歐史但入唐臣傳；
匡翰仕唐又仕晉，宜入雜傳，乃薛史各傳，而歐附建瑋傳，此亦自亂其例者也。」
又謂，「歐史宜斷代爲之，不宜反薛史舊規，而錯綜紀載。史記意在行文，可不斷

代；歐史重在記事，何必改作！此或歐史之失，而王氏之獨見歟！

(4) 傳贊

歐序張承業傳，極論宦者之非，而推崇韜之死由於宦者之譖；所以爲時君言之也。於張文蔚傳，又推論至朋黨之說，足以亡國；蓋宋仁宗時黨論大興，正人危懼，小人肆惡，故發爲論議以爲警惕也。於晉出帝紀又深明以姪爲子而沒其本生父爲非；蓋當時濮議紛呶，朝臣多以英宗當考仁宗而伯濮王，故爲是說以深斥其非禮。要其所爲傳贊皆有微意，非苟作也。

或謂歐史失檢處頗多：敬翔、李振、梁臣也，莊宗入洛，翔自縊死，而振伏誅；顧翱不列於死事傳，振不列於梁臣傳。元行欽先仕劉守光，繼降唐，而不入雜傳，反列於唐臣傳。宋祖奮踪周朝，建立戰功，而歐史不書。周德威爲國戰死，既不入死節，復不入死事，而入於唐臣傳。其他事實之訛誤者，亦不一見。——如梁紀梁祖遣敬翱至洛與彥威等謀弑昭宗，而李振傳又謂梁祖遣振至洛與彥威謀弑之，

……等——吾以爲梁祖之惡，敬翔成之，不入死事，奪之也。李振之誅，在莊宗入汴之後，欲仕唐而未能耳，（事見敬翔傳）故惡之而入於雜也。劉守光、歐史不列於世家，以其非一國之君也，故行欽仕唐，歐不以爲變節也。德威之死乃戰死，不同於死節，死事諸臣之死，故入唐臣。至於宋祖事績不書，或以爲諱，或謂欲取行文之簡便耳。若夫事實之訛誤，此自歐史之失，未可爲諱者矣。

張燧謂朱溫不宜入正統，以爲「溫父子之得國，與羿、浞、莽、玄同。羿、浞相繼，而少康中興，王莽篡弒，而光武卽位；桓玄稱帝，而劉裕踐阼。其滅也，無論修短，俱以伏誅書。溫亦無異於是。歐史與梁，是所以誨盜也，豈春秋之旨哉？」此張燧之見也。按歐史、梁、太祖贊曰：「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而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亦春秋之法也。……聖人

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則歐史之不僞梁，而以正統予梁者，亦自有故。吾謂梁之篡唐，惡也；繼唐，實也；不沒其惡而著其實，歐史之意爲得體矣。

(三) 五代時之軍政民生

時至五代，可謂極亂，政治軍事舉無足稱而民生凋敝，盜賊橫行，禮義廉恥掃地以盡。語其大者，約有數端：

(一) 刑罰酷濫

五代亂世，本無刑章，視人命如草芥，以族誅爲常事。如唐之郭崇韜、安重誨、任圜、朱友謙，晉之桑維翰、景延廣，漢之史弘肇、蘇逢吉、楊邠、王章等，皆一代重臣，位兼將相，或族或誅，無一倖免。他如魏博牙軍兩次之誅戮，張諫同黨三千人之

族誅，王章女已適人而扶病就戮，是父母兄弟妻子而外，雖戚友亦不能免矣。漢隱帝時，史弘肇專橫，爲腰斬、斷舌、決口、斫筋、折足等刑。不問罪之輕重，事之真僞，而舉置於死。甚至觀天者，腰斬；被誣者，族誅。——如李崧、沙福晉等，見弘肇傳。——蘇逢吉之治盜，則盜之本家鄰保皆誅，於是民之死於盜累及誣枉者，不可數記。其判獄也，不問其罪之大小皆殺之，謂之「靜獄」。是直以殺戮爲能事，而甚於率獸食人矣。其尤慘酷者，張延澤之鸞、張式、董璋之刳、姚洪、劉信於軍士之犯法者，則召其妻子，對之刳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而飲樂自如。是直行同禽獸矣。至於屠城殺降，史不絕書，更無論矣。

(2) 賦稅煩苛

唐自黃巢亂起，朱溫篡立，降至於宋，兵革迭興，軍需浩繁。自唐莊宗以孔謙爲三司使，峻法剝下，厚斂奉上。卽如鹽麩：鹽一斗，稅白米一斗五升，私販者十斤以上處死，刮麩煎鹽者不論斤兩皆死。麩則每畝納錢五文或三文，乾祐中私麩

不論斤兩皆死，廣順中改五斤以上。其峻法苛征，於斯可見。至於藩鎮私斂，如趙在禮之「拔釘錢」，劉銖之加派「秋苗夏苗錢」——歷代括馬之舉，尤使民不堪命。其更甚者，擁立帝王則縱兵劫掠，賞賜功臣則重斂暴征；而契丹入洛，率取城中錢帛以賞軍，雖將相皆不免。民生斯時，何其苦也！

(3) 藩鎮跋扈

唐至中葉，藩鎮已橫，迨入五代，其風益厲。於是強者稱兵，弱者難制，朝命不行，徒事姑息。楊師厚死，而未帝受賀。孟知祥叛，而明宗優撫。董璋殺姚洪，延澤鬻張式，楊光遠干預朝政，安重榮侮慢晉祖，亦皆屈意含容，未敢裁抑。而唐明宗廢帝之立，石晉、郭周之篡，亦莫不起自藩鎮。此五代之世所以極亂，而干戈終無已時也。

(4) 軍士驕橫

唐自中葉以後，河朔諸鎮，各自分據，節度廢立，權操軍士。至於五代，其風益

恣。武甯時溥，青州王師範，義武王郜，鄆州朱宣，天雄羅宏信，夏州趙在禮，無不由軍士擁立爲留後。計五代諸鎮，由朝命除拜者十五六，而軍士擁立者十二三四焉。風會所至，雖帝王亦假手於軍士而後得立。蓋擁立主帥，則恩自下出，雖有犯科，不復敢問；而况富貴利達以擁立而唾手可得乎？於是藩鎮蔑視朝廷，軍士又脅制藩鎮，僭亂旣極，禍乃無藝。

(5) 武人專政

五代帝王多起自行伍，故內而宰相，外而節度，多用武人；而樞密之權，至唐而特重。郭崇韜、安重誨爲樞密，當時宰相爭傾附之。——崇韜父諱宏，則宰相奏改「宏」文館爲「崇」文館。明宗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而後聞。重誨與任圜有隙，則誣圜謀反而殺之。旣使楊彥溫以逐從珂，又殺彥溫以滅口。殿直馬延誤衝重誨前導，則先斬而後奏。郭威爲樞密，率兵平三叛，王守恩爲使相，肩輿出迎。威怒，立以白文珂代之。不待詔敕，更易大臣，樞密之權，等於人主；而武人橫恣，

竟惟意所爲矣。至於方鎮，率用武人，僅馮道、桑維翰以文人爲節度，爲時雖暫，要於五代爲僅見。牧民之事，非武人所習，而除拜刺史，亦論軍功。於是武夫悍將恃功縱下，爲害州郡，賣官鬻獄，割剝蒸民，百姓困弊，不已甚乎！

(6) 官吏貪贖

五代之際，上自皇后宰臣，下至刺史縣令，幾無不貪贖貨賂，或賣官鬻獄。若劉皇后，若郭崇韜，若蘇逢吉，若范延光，若楊光遠，若劉延朗……不可勝紀。而中官伶人，亦紛求財賄。朱友謙使相也，以無賂族誅；桑維翰宰輔也，以多財賈禍。他如納賄多寡，定得州之善惡，——見劉延朗傳；——買屬閹宦，則固寵以取榮，——見張全義及李嗣昭傳；——甚至欲求一州，而貨其囊裝，——見蘇逢吉傳；——積財三十萬，而嘆無取主，——見劉延朗傳；——其情尤可哂已。若夫窟藏銅錢而殺無辜，——見劉守光傳；——吞沒第宅而族李崧，則其貪毒之念更有甚於盜賊矣。故其頹風已成，淪胥莫挽。彼藩帥劫財，循環相殺，又何足異哉？——見

范延光傳。

(7) 天性滅絕

朱溫篡唐，而友珪弑之；友珪既立，而友貞討之；友貞即位，又誅友孜；此梁父子兄弟之相殺也。——見梁家人傳。——莊宗既立，殺其叔父克寧，其弟存義；明宗篡立，殺其次子從榮；此唐父子叔姪之相殺也。劉守光因父弑兄。——見劉守光傳。——李彥珣射母拒晉。——見范延光傳。——楊承勳幽父請降。——見楊光遠傳。——倫常乖異，天性滅絕。此皆有史以來所稀見者也。

(8) 淫亂無行

梁太祖病，而諸子各邀其婦以入侍，友文與友珪妻專房侍疾。太祖幸張全義第，凡全義妻女皆迫淫之，而全義感其救圍之恩，置而不校。劉皇后，莊宗妻也，而其弟友渥姦之。馮皇后，重胤婦也，而其姪出帝娶之。敬翔妻劉氏，尚讓妻也，敬翔已貴，猶侍太祖，而敬翔不敢詰。安重誨奉命西行，朱弘昭使其妻子奉事左右。

甚謹。劉守光烝其父妾。是豈知人間有羞恥事哉？

五代十三君，出於夷狄者八人。其興也暴，其亡也忽，及其滅也，子孫爲戮，而嗣緒以斬。老子所謂「福兮禍所伏」，此之謂矣。

(四) 五代擾亂之原因

五代之亂，可謂極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兄弟相殺，強藩相併，嚴刑峻法，橫征暴斂，奸豪迭出，盜賊蜂起。揆厥原因，亦自有由：

唐自中葉藩鎮跋扈，朝廷成「尾大不掉」之勢，諸侯存「彼可取代」之心。益以宦者弄權，黨禍迭興，而朝臣中官又各挾強藩以自重。於是奸豪得乘間崛起，遂移唐祚。此中央藉重於武人，有以召之也。

五代君主多起行伍，罔識治體，率喜諂佞，好惡無常，黜陟自專。而仕宦之途，遂少忠義，視亡國辱君，未嘗屑意者，比比皆是。於是姦邪諂佞者受上賞，潔身自好者皆走避，而熱誠爲國者多誅死。——試讀石昂、郭崇韜、馮道傳自知——風

行草偃，遂以成習。故終五代之世，全節之臣僅三人焉。此時君妄自菲薄，不知尊賢養士之過也。

五代帝王皆以馬上得天下，其出身本至賤微。故爲軍將者，初不惜屈身以求進；及旣爲將而領方鎮，則以爲天子無種，兵強馬壯者皆可爲之。——見安重榮傳。——於是篡逆迭出，攻伐無已，視亡國喪君，爲有利可圖。——高行周不救李從益，劉知遠不救晉出帝，皆是。——廣募軍卒，厚養死士，視人民疾苦，國家喪亂，舉無足重，惟求達其爲帝爲王之志而已。此五代之際所以好豪迭出也。

朱全忠起自盜賊，而得轉移唐祚，故其一時佐命諸將，或先從黃巢，或出自行伍。及溫旣貴，隨從者亦皆位至將相。故五代將相，家多寒微；而求富貴利達者，遂皆視爲捷徑。風會所及，至今不衰，國之多亂，豈無故哉？

五代之君，率多昏庸。故佞邪得進，而忠義見誅。郭崇韜以佐命之臣，功居第一，一旦被讒，首領莫保；雖其行或有未善，而其所以爲國則忠也。安重誨佐明宗

有天下，其功亦不可沒，一朝疑之，夫婦皆死，流血盈庭。馮道、張全義之徒，俯仰數朝，碌碌無所短長，而天下慕而稱譽之。此非公道不彰，賢惡莫辨歟？

五代政治多出武人，未嘗學問，舉無足稱。若豆盧革、韋說之徒，素餐尸位，罔諳治體。及周世宗出，政治始見修明。蓋彼輩武夫，剛愎自是，愚蠢自用，雖有賢者，言之而不見重。此五代政治所以無足稱也。

五代文士雖多，不聞有所建樹。惟馮道、桑維翰等，位兼將相，而皆無恥。道事四姓十君，自斂以爲榮。桑維翰喪權辱國，舉晉國臣於夷狄而不足，復尊之以父，且割地以媚之。士之無行，至於此極。苟生以取榮，遂成五代無恥之風。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五代之世，可謂無禮、義、廉、恥之極矣！歐陽子曰：「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夫人至於無禮無義，亡廉寡恥，則何事不可爲，何物不可取。彼殺戮姦淫，橫暴無復人理者，直無禮、義、廉、恥之念耳。五代仕宦者多矣，而歐史僅得全節之士三人，其無禮、義、廉、

恥者，不亦衆乎？豈禮、義、廉、恥之道至五代而不彰乎？抑五代之人不知有所謂禮、義、廉、恥者在乎？是亦有故。蓋五代之時，盜賊——梁本紀——可以爲天子，嬖幸

——見王峻傳——可以至將相，則「倖進」之念深中於人心而牢不可破。故未得之時，則忘其禮、義、廉、恥以求之；既得之，則不顧禮、義、廉、恥以守之；一旦失之，則泯其禮、義、廉、恥之念，以求復得之；於是求之者，得之者，失之者，舉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凡可以使其富貴利達者，父之可也，子之亦可也；兄之可也，弟之亦可也；變姓名可也，辱妻女亦可也；諂諛逢迎，惟恐或失。反乎是，雖父子不相容，兄弟不相能，傾陷排擠，篡弑攻殺，皆可以悍然行之而不顧。故其求富貴利達之心愈切，而禮、義、廉、恥之念愈泯。上行下效，習以成風，遂使中原騷亂，垂數十年，是皆倖進之念有以中之也。

或曰，「五代帝王或及身而弑，或子孫爲戮，求能全其後者，周世宗一人而已。至於領方鎮，握兵符，峨大冠，拖長紳者，則誅戮夷滅，不可勝紀，而能保其首領

以沒者，百不得一焉。則當時之爲帝王將相者，理宜知所警惕矣。乃前仆後繼，如駕已覆之車，而蹈其故轍，罔知憬悟。此何故哉？蓋禮、義、廉、恥之節，不敵其富貴利達之心；故其所爲，非徒不知有民，不知有國，更不知有其子孫，其甚者，並亡其身。古人謂「哀莫大於心死」，若五代君臣，直「心死」者耳，何足異哉？

(五) 選材之標準

(1) 五代史凡七十四卷，其列於紀傳世家者，不下四百餘人，勢不能徧選而盡註之，故擇其事績之足以代表一代之者，加以註釋。

(2) 所選各傳，取其互有關連者，同敘一事，此詳而彼略，并選之，以資參證。

(3) 讀書最苦枯燥，本書所選，則擇其興味濃厚，其史跡仍足以代表一代或一部分人物者。

(4) 凡本史有傳而未經選入之人，如見於已選各傳，則擇其事跡之要者，加於註內。

(5) 本紀、世家、考、附錄、或語太簡略，或事實不相連貫，或無關輕重，故皆從闕。如欲窺全豹，則可另讀五代史。

(6) 本書依汲古閣本，其中不無訛誤之處；而此次選註，參考書籍無多，缺漏之處，或亦未免；均望讀者有以指教而糾正之！

目錄

梁家人傳·····	一一三
一 太祖文惠皇后王氏·····	一
二 元貞皇后張氏·····	三
三 廣王全昱·····	五
四 太祖子友文友珪·····	八
唐家人傳·····	一四一四〇
五 莊宗神閔敬皇后·····	一四
六 明宗淑妃王氏·····	二二三
七 明宗子從榮·····	二三〇

晉家人傳	四一—五一
八 高祖皇后李氏	四一
漢家人傳	五二—五五
九 高祖皇后李氏	五二
周家人傳	五六—五九
十 柴守禮	五六
梁臣傳	六〇—八二
一一 敬翔	六一
一二 寇彥卿	六六
一三 劉鄩	七〇
一四 楊師厚	七八
唐臣傳	八三—一四四

一五	郭崇韜	八三
一六	安重誨	九五
一七	周德威	一〇八
一八	史建瑭	一一五
一九	元行欽	一一九
二〇	李嚴	一二四
二一	劉延朗	一二八
二二	康義誠	一三五
二三	任圜	一三八
	晉臣傳	一四五一—一五四
二四	桑維翰	一四五
二五	景延廣	一五〇

漢臣傳	一五五—一六五
二六 蘇逢吉	一五五
二七 史弘肇	一六〇
死節傳	一六六—一七一
二八 王彥章	一六六
死事傳	一七二—一七五
二九 姚洪	一七二
三〇 王思同	一七三
一行傳	一七六—一七七
三一 石昂	一七六
唐六臣傳	一七八—一八二
三二 蘇循 杜曉附	一七八

義兒傳	一八三—一九六
三三三 李嗣昭	一八三
三四 李存孝	一九一
伶官傳	一九七—二〇六
三五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	一九八
宦者傳	二〇七—二一六
三六 張承業	二〇七
三七 張居翰 李紹宏 孟漢瓊	二一〇
雜傳	二一七—二八五
三八 劉守光	二一七
三九 李茂貞	二二六
四〇 韓建	二三四

四一	趙鑾	二三八
四二	李振	二四四
四三	康延孝	二四七
四四	張全義	二五一
四五	王峻	二五七
四六	楊光遠	二六三
四七	張彥澤	二六八
四八	馮道	二七五
四九	呂琦	二八二

梁家人傳

太祖文惠皇后王氏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二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傭惰，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爲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

○單州，今山東單縣。單父故城在今單縣南。

○今江蘇蕭縣西北。

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爲盜，從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

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

○今廣東南海縣治。○軍名，唐末置。朱溫以宣武軍節度使竄唐，故開封府，即今河南省治也。○

通作「落泊」，志行衰惡之謂；今亦謂失業無聊曰「落魄」。

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爲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

○太祖父名誠，以五經授徒，故云。○考試及格之稱，謂能列於等第中也。唐書：通四經，業成，上於尚

書吏部試之，登第者加一級，不第則習業如初。○官名，唐置。其始惟邊疆有之，後則全國徧設。所統

或一道，或數州，凡軍民之政，用人理財，皆得主之。其官有節度大使，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行軍司馬，判

官，支使，等官。○約當今江蘇碭山縣地。

太祖剛暴多殺戮，后每誠之多，賴以全活。

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卽位，立四

廟，○追尊皇考爲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唐昭宗年號。○高曾祖，父四世之宗廟也。

元貞皇后張氏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

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

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

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爲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

○今江蘇碭山縣。○太祖子友貞也。初封均王，後討友珪，卽皇帝位。晉滅梁，爲其下所殺。○一介，

猶言一人也。按「介」與「个」皆字通用。

柳玉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

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摔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東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

○友裕，太祖長子。徐州今江蘇銅山縣治。○唐僖宗時，瑾爲寧秦軍節度使，爲朱全忠所攻，奔淮南，

依楊行密。後行密將徐溫及子知訓欲除之，瑾乃殺知訓自刎死。

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竟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媼○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爲之感動，乃送瑾妻爲尼，后常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

○今河南封丘縣。○竟，五代時爲州，今山東滋陽縣西二十五里。鄆，五代時亦爲州，今山東東平縣

西北十五里。司空，官名，周時爲六卿之一。漢與司馬、司徒並列三公，歷代因之，掌水土之事。後人通稱工部尙書爲大司空。瑾與太祖同姓朱，故云。○長婦曰媼，介婦曰媼，兄弟之妻相謂皆曰媼。○唐

時州名，屬河南道，今河南開封縣治。⑤為加官，其官高於正官，猶清代之加銜也。東晉始置，唐因之。

天福○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冊為「賢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諡曰「元貞皇太后」。○祔於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云。

○天福疑誤。按天福為晉高祖年號，當為天復或天祐。據五代會要：后於開平二年，追封「賢妃」，乾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追冊曰「貞元皇后」。○見前。○按廿四史考異云：「太」字衍。○合葬曰祔。宣陵為太祖陵，在洛京伊闕。

廣王全昱

廣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為盜，全昱獨與其母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嶺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

○唐置嶺南道，東際海，西極羣蠻，北據五嶺，後分為嶺南東西二道，今廣東廣西及安南地。○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而太師最尊，歷代皆置之。

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

△代也，以天下傳與他人謂之禪。時太祖將代唐而爲天子也。

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益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碣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爲！太祖不悅，罷會。

○猶閒居也。

○時太祖爲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

○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或云，

「赤」空也，謂一族盡空也。

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碣山故里。三字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

乾化元年，升宋州爲宣武軍，以友諒爲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爲！」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臥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爲釋友諒，使與東歸。

○梁太祖年號 ○唐時州名五代因之屬河南道今河南商邱縣南

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

○梁末帝年號。

○全昱以疾薨，按五代會要：贈尚書令，諡德靖。

友能爲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爲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衆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

○今河南滑縣東二十里。 ○今河南淮陽縣治。

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疎斥宗室，宗室皆反仄。○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爲房陵侯。

○太祖子，目重瞳子，嘗自負當爲天子。末帝即位，友孜使刺客夜入宮中，謀刺之。末帝寤，得刺客，手殺之，並誅友孜。 ○與「反側」同，言懷二心也。 ○按本紀在龍德元年。 ○今河南陳留縣治。

友誨為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為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殺。

○今河南陝縣治。

太祖子友文友珪

博玉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為詩。太祖養以為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為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供奉軍費。太祖即位，以敵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為使，對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

○漢支官名，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故謂之度支。歷代皆有之，即今之財政部。又自漢以來，政府權鹽鐵之稅為歲入大宗，唐中葉始置「鹽鐵使」，梁因之。○征，徵稅也。賦，斂也。聚，會也。斂，收也。言其收聚民財，以供軍用也。

○按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置「建昌院」，管領兵車稅賦諸色課利，有正使副使，後唐同光四年二月，改「國計使」。○梁以洛陽為西都，洛陽詳下註中。以汴州為東

郡。泮州，見元貞皇后張氏傳。

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卽位，嫡嗣未立，心嘗屬友文。

○友珪弑太祖自立，末帝卽位，廢爲庶人。○五代時爲州，今安徽亳縣治。○客舍也。

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輒使之任，」乃以友珪爲萊州刺史。

○猶言專寵也。○見梁臣傳。○今山東掖縣治。

太祖素剛暴，旣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

泣。

○左降也。猶言降職也。○謂天子也。三王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故曰「官家」。

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圖！」友珪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計事，勅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劍擊柱者三，太祖憊仆於牀，廷諤以劍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衲褥○裹之，瘞○之寢中，祕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羣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剿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卽皇帝位，拜韓勅忠武

軍節度使，^①以末帝爲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②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③二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二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④南郊，改元^⑤曰鳳歷。

○京城軍名，按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以親王爲軍使。○封氏見聞記

近俗尙武，通稱府門曰牙門，外刻木爲牙，立於門側，以象獸牙。牙兵猶言府兵也。○天子宿衛近侍

之兵。唐武后置控鶴府，爲近幸之官，尋廢。其後天子宿衛兵稱控鶴軍。○裊，衣巾切，音因，重席也，謂

加於褥上者，猶今毯子。褥，儒欲切，音辱，本作蓐，坐臥具。○瘞，倚例切，讀若翳，幽靈也。謂埋藏也。○

偽造妄託曰矯矯詔，詐稱皇帝之詔書也。亦作「橋詔」。○政教修明，使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如遇

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治，皆謂之小康。見禮運。○天子所居曰「大內」。○十五日曰望，既望謂十六日

也。忠武軍治同州，今陝西大荔縣，唐改匡國軍。○河中唐時爲府，今山西永濟縣治。朱友謙本名簡

太祖，錄以爲子，更名友謙。後降晉，封西平王。莊宗時，伶人宦官求賂於友謙，友謙無以應，被讒族誅。中

書令官名，中書省之長官也，典奏事尙書，唐後多以大臣任之。○懷州，今河南沁陽縣治。龍驤軍，美

其軍矯健如龍之騰驤也。④祀天祭天也。洛陽今河南洛陽縣治。⑤古者新君即位，逾年改元，不

設年號，亦無中途改元之制。戰國以後，其制漸改，歷朝因之。

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己，廷諤亦自殺。

○駙馬官名。漢置駙馬都尉，掌駙馬，謂掌副車之馬也。魏晉以後，尙公主者皆拜駙馬都尉，世人因稱主婿爲駙馬。巖詳後趙繼傳。

末帝即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爲庶人。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

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睦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記天子之事曰本紀。

唐家人傳

莊宗神閔敬皇后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

○魏州，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十里。成安，今河北成安縣治。○嫡妻也。

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

○裨，輔也。稱將佐曰裨將。袁建豐，幼爲晉王所收養，數從征伐有功。莊宗時，歷任洛、相、隰三州刺史，病

廢。明宗時，召還京，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卒。○晉王妃，莊宗母也。○禮：女子十有五年

而笄，故言女子成年曰及笄。

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專寵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己，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

○繼岌，莊宗長子，封魏王。伐蜀還，未至京而明宗反，爲其下所殺。事分見任圜及郭崇韜傳。○山東

聊城縣西北十五里。

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答劉叟於宮門。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嬪，官名。又妃也。又嬪妃謂之御。周禮：以婦職之法教九御。

莊宗已卽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后受冊，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

○豆盧革，唐名族，莊宗卽位，拜平章事。革雖名族，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俯仰默默，無所聞。天威初，以事竄謫，尋賜自盡。郭崇韜見後唐臣傳。○莊宗年號。按本紀是年二月癸未，立劉氏爲皇后。

與此傳月日不同。五代會要云：是月十三日行皇后冊禮。今檢通鑑長曆，是月己巳朔，則乙卯乃十一日，非十三日也。○符命也。封爵所授之文曰冊。○翟，雉尾也。用爲王后車飾，以障蔽車之前後。鹵簿，儀仗也，其說不一。或謂鹵，大盾也。天子出，兵衛以盾甲爲前導，皆著之簿，故曰鹵簿。或謂天子駕出，例以鹵水灑道，取其不乾驟，足以清塵。儀衛之簿籍，以鹵爲始事，故曰鹵簿。太廟，天子之祖廟也。

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官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宮中。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

○佞諂也。佞佛謂信佛也。

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溘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

○漢西域古國。自漢至宋，皆通中國。今新疆和闐縣，原屬喀什噶爾。○今山西五臺縣東北。

○使謂宮庭之使。頓，宿食之所也。○鎔爲鎮州節度使。初事梁，後事莊宗。仁而不武，不親軍政，又惑於

左道，爲其下所殺。鎮州今河北正定縣治。⑤今河北正定縣南。⑥河名，漳亦作「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之秦戲山。由代縣、崞縣、定襄、五台、孟縣境入河北，歷平山、正定、獻縣等縣，合滏陽河東北流，爲子牙河，至天津，會北運河入海。

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詔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①於道許州。②節度使溫韜。③以後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④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⑤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絕。

①一縱一橫曰「旁午」，謂縱橫交錯也。今亦謂事繁曰「旁午」。②許州今河南許昌縣。③溫韜華原人。初事李茂貞，冒姓李，名彥韜。繼降梁，復其姓，更名曰昭圖，爲靜勝軍節度使。在鎮發掘唐諸陵，昭陵所藏鍾、王筆迹，遂傳人間。後降唐，賜姓名李紹冲。明宗入洛，收下獄，尋流德州賜死。④見後唐臣傳。

⑤見後雜臣傳。

莊宗有愛妾，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

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
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

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於路，莊宗方與后荒於畋遊。十二月己卯，獵於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

○今河南中牟縣西三十里。

○伊闕，今河南洛陽縣南。龕澗，接亦當在河南洛陽縣南。

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於天棊，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旣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於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

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

○客星素非習見而忽見之星也。天庫星名，軫南衆星曰天庫。天楛星名，楛音樺，紫宮右三星曰天

楛。○殿名。

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

○在禮，涿州人，字幹臣。莊宗時爲指揮使，後作亂，稱魏州兵馬留後。明宗時，歷鎮橫海、寧泰等處，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末帝時，鎮宋州，民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相謂曰：「眼中釘，拔去矣！」尋復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遇拽刺等，迎拜馬首，侵辱誅求，不勝其憤，遂自經死。○今河南中牟縣東。

至嬰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杖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

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

○按當在河南西北境。○蜀，今四川舊成都、龍安、潼川、雅州四府，邛州及保寧府劍閣以西皆其地。

治今之成都縣。史稱前蜀，爲五代十國之一，唐末王建據蜀稱帝，其二十三年。——起民國前二

○二二年終九八七年。○內庫，宮內之府庫也。莊宗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

給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賜給左右。見通考。

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餐酪，

不自省視。

○詳後伶人傳。○煇，熟食也。朝曰饗，夕曰煇。又水和飯也。酪，漿也。酒類也。又果食煮之成漿曰酪。

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

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諡曰「神閔敬皇后。」

存渥，太祖子，封申王。莊宗時，妖人楊千郎用事，存渥與存義往往朋淫於其家。及莊宗崩，存渥與劉后奔太原，至風谷，爲部下所殺。今山西省太原縣治。后爲符彥超所殺。晉高祖年號。

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虢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封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爲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於太原。晉高祖反時，爲契丹所虜。

守殷，少事莊宗爲奴，名會兒。莊宗即位，以守殷爲軍使，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給。莊宗崩，明宗入洛，遷宣武軍節度使，尋閉城反，兵敗自殺。今河南孟縣西三十五里。青州人，字邦傑，初事梁，後

奔晉，莊宗賜姓名曰李紹奇，後復故。鎮河陽，爲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民留不得行。後徙鎮武信。董璋反攻遂州，城中食盡，自刎死。④按五代史攷異：突厥當作突欲。贊華本契丹阿保機長子，名突欲，爲東丹王。及阿保機死，契丹人共立其弟耀屈之，即德光。突欲奔唐。明宗賜其姓爲東丹，名慕華，拜懷化軍節度使。二年，更賜姓名曰李贊華。後爲唐廢帝所殺。

明宗淑妃王氏

淑妃王氏，邠州人。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

①今陝西邠縣治。②見梁臣傳。③不悉其家世。明宗未卽位前卒，追冊爲皇后，諡曰「昭懿」。④別室亦作別房，妾也。⑤詳後唐臣傳。

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

○簡略也。質樸實無文也。○猶言尊房之寵也。

明宗卽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

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

王氏爲「淑妃。」

○匹，偶也，配也，言彼此相等而配合也。○求也。

妃事皇后亦甚謹，每當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

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

○盥，盥器也。又以盤水洗沃曰盥。櫛，梳篦之總名也。又理髮曰櫛。服御，衣服車馬也。

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

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

○從榮，見唐家人傳。孟漢瓊，見宦者傳。

愍帝卽位，册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

○明宗第五子從厚也。

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

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媪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

○舊律以父妾哺乳者爲乳母。見朱子家禮三父八母服制條。古亦稱「媼母」爲乳母。今通俗稱「乳媪」爲乳母。

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

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丘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

爲之悽然，待之頗厚。

○本姓王，小名阿三，母魏氏。明宗過平山，掠得之，遂以爲子。○釋氏謂行乞爲比丘。見魏書。蓋謂僧之募化者也。比丘尼，女僧也。

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

○晉高祖也，夷人，爲明宗壻。後末帝疑之，遂叛。以契丹力得國，尊契丹爲「父皇帝」，割燕雲十六州以獻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按應作和武憲皇后與廢帝俱焚死。因進行冊諡，不應疏而不載。○鞠，皮毬也。踢毬，古謂之蹋鞠，亦曰盛鞠。鞠院，蹴鞠之所也。

晉高祖立，妃自請爲尼，不可，乃遷於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

至德宮爲廟；詔立高祖、太宗爲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

○在今山西猗氏縣。 ○官名，掌宗廟禮儀。

出帝○卽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尙○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壽娶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爲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

○敬瑭兄敬儒子，重貴也。高祖六子，五皆早死，重睿幼，故重貴得立。卽位後，與契丹絕盟。後契丹大舉侵晉，執帝北去，封爲負義侯，不知所終。 ○常山人，本姓劉，爲趙德鈞養子。仕唐，累遷樞密使，鎮徐州。

晉高祖起義，末帝委延壽北伐，陷於契丹。契丹主委以圖南，許以中原帝之。乃誘導番軍，蠶食河朔。既封燕王，爲樞密使，又求立爲皇太子，契丹主不許。後爲契丹永康王所執，籍其家，以延壽入國，竟卒於契丹。 ○娶公主謂之尙主[△]。尊帝王之女，不敢言娶，故曰「尙」。 ○斬[△]，恥辱之也。戲而相愧曰「斬」。

②今山東曹縣西北。

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

○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本無姓氏。翰妹亦嫁德光，契丹呼翰爲國舅，李處爲製姓名曰蕭翰。○劉知遠也。本沙陀部人，佐晉高祖起兵，有功，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及契丹滅晉，不赴難，旋卽帝位於晉陽，國號漢，後都汴。在位一年崩。○明宗陵也。

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鄰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

○王松、高祖時累拜工部尙書。及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受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

疑，松自指其胸，引郭子儀自謂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趙上交，本名遠，因避漢高祖諱，以字行。歷仕晉、漢、周、宋，以幹聞。當時稱有「公輔器」。○李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霍光、鄴字化基，歷專唐、晉、漢、宋。爲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樞密使唐代宗始置，以宦者爲之，掌承受表奏。梁改爲崇政使，更用士人。唐莊宗命幸臣兼樞密使，其權愈重。○劉祚本史無傳。燕王趙延壽之將也。

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

○高行周，繼思子，字尙質。李克用旣盡殺繼思兄弟，行周時年十餘歲，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歷仕唐、晉、漢、周，爲節度使，封齊王。武行德，榆次人。貌奇偉，勇力過人，歷仕晉、漢、周、宋，積官至太子太傅。卒。拒與「距」同，抗也。抵禦也。

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

「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其先沙陀部人，後家太原，仕漢高祖。開寶中，以太子太師致仕。從義厚重有謀略，尤善飛白書。

荆楚歲時記：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

明宗子從榮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

⑦

○明宗年號。

○司徒官名，爲三公之一，掌以禮教導民。清時稱戶部尙書爲大司徒。御史官名，周時

掌贊書而授法令。秦漢並爲親近之職，長官曰御史大夫。後漢以來，始專彈劾之任，歷代因之。天雄軍，今河北大名縣東十里。○官名，唐時以尙書、中書、門下三省之長官爲宰相，又以其官隆重不常置。

以他官攝其職，謂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省稱同平章事。按平章有品評籌劃之意。④今山西永濟

縣治。⑤明宗年號。⑥尹，官名，衆官之長也。如道尹，府縣尹，之類。⑦任防護之職者曰衛時，唐有

衛軍也。

從環○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

○明宗長子，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飭。明宗反，從環在莊宗側，帝欲遣從環通問，元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輕輕脫也。雋音駿，與俊通，異也。鷹視狼戾貌。

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尙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

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於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榮。

○廟宗廟也。○禘嘗皆祭名，大祭也。禮王制：春勺，夏禘，秋嘗，冬蒸。爵位也。祿俸也。○大車也。

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

○班宰相下者，言親王班次在宰相之下也。○右上也。

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

○食邑，言食其邑之租入，如古之采地也。○太僕官名，掌祭禮祭品。何澤少好學，長於詩歌。外雖直

潛，內實邪佞。年七十，尚希仕進。晉高祖入立，召爲太常少卿，卒於家。

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

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爲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

○臨滄人，字子瓌。唐明宗牧相州，延光爲親校。明宗下鄆州，梁兵屯楊劉口以扼之，累爲明宗間行達機事於莊宗，爲梁兵所獲，榜笞數百，威以白刃，終不洩其事。莊宗入汴，得釋。累官檢校太師。高祖時，封臨清王，已叛，復降，拜天平軍節度使。以太子少師致仕。爲其仇楊光遠所害。○神異經：東方宮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故太子所居之宮，曰東宮，又曰青宮。

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囊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

○橐鞬馬上盛弓矢器也。軍禮庭參以軍禮參見於庭也。○符以竹爲之，書文字其上，剖而爲二，各

存其一，合之以爲徵信者也。又或以木及金玉爲之。帖以帛作書也。古書於帛者曰帖，書於竹木者曰簡冊。

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領給。控鶴、捧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疋，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疋，都頭以下，七疋至三疋。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懾。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

○控鶴、捧聖、嚴衛皆京城諸軍也。按五代會要：應順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爲「嚴衛」左右軍，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爲「捧聖」左右軍。從榮爲元帥，在明宗朝，似不應有「嚴衛」「捧聖」之名。又長興三年三月，勅衛軍、神威、雄威、英魏威、廣健，已下指揮。宜改爲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爲一軍；每一軍置指揮使一人，兼分爲左右廂。指揮使禁衛之官也。人馬一匹絹十疋者，言每人賜馬一匹絹十疋也。○淮指淮河流域之地：西抵漢，南據江，北距淮，今湖北大江以北，漢水以東，及江蘇

安徽江以北淮以南之地。徽古之官文書，用木簡，長尺二寸，徵召曉諭詰責等皆用之。

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稅，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諭也！」

○翰林院官署名。唐初置翰林院，爲內庭供奉之所。玄宗別置學士院，後遂兼翰林之稱爲翰林學士。侍直禁庭，專司制誥。崔稅字子文，工文辭，歷仕唐、晉。曾知貢舉，時有孔英者，醜行素著，桑維翰謂稅曰：

「孔英來矣！稅誤其意，乃考英及弟，物議大譁。後卒於西京。刑部舊官制六部之一，掌刑法訟獄之事。侍郎卽尙書郎。隋煬帝於六部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尙書，歷代因之。沿至清末，又改各部侍郎爲各部副大臣，卽今之各部次長也。任贊本史無傳。判官判公事之官也。○諭知也。

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

○輕脫輕率脫略也。

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土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

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主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

「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

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

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

「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

而從榮稱疾不朝。

○范延光、趙延壽既罷相，詔以弘昭、馮贇代二人。弘昭，太原人，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崩，迎立愍帝。潞

王從珂反，愍帝召弘昭計事，弘昭投井死。贇亦太原人，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與弘昭共迎立愍帝。

從珂反，弘昭死，安從進聞之，乃殺贇於其家。其母新死，母子棄尸於道，妻子皆見殺。○知識別也。不

能知人，謂不省人事也。○駭然，驚起貌。興起也。○漏，古計時器。○大家親近侍從官稱天子曰

「大家。」○古者天子后立六宮，皇后正寢一，燕寢五，夫人以下分居焉。

初從榮尙忌宋王從厚○賢於己而懼不得爲嗣；其居平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人間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旣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衛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贇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馬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

○唐家人傳未詳。

○本史未詳。

○萬福言萬福駢臻也。意謂明宗未死也。

○草草謂勞心也。又

凡事苟簡亦曰草草。

○宣徽使官名，唐置宣徽南北院使，以宦官任之，總領內諸司及三班內侍之

籍，郊祀朝會宴饗供帳之事；五代因之，往往以大臣爲之。○詳唐臣傳。

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卽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興殿閣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卽入見曰：「從榮反，兵已及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卽以控鶴兵守宮門。

○相距極近，中無容一髮之間隙也。謂事極迫急也。○重吉，從珂子也。及從珂反，隱帝遂殺之。

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贇、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陳兵橋北下，據胡牀。

而坐。

○劉贊爲秦王從榮傅，從容諷諫，率以正道。從榮死，長流嵐州，尋赦還，死。王居敏、高聲、劉陟等，本史未詳。

○天津橋，在今河南洛陽縣西南，今日上浮橋景，同影。○胡牀，施轉關以交足。穿綆繼以容坐，轉縮須臾，重不數斤，又名繩牀。

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卽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壓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

○朱弘實以誅從榮功自負，與康義誠有隙。及從珂反，弘實謂宜固守，與義誠爭於帝前見殺。○本史無傳。○却退也。

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

宗曰：「吾家事若此，慚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

○蘇[△]死而復生也。○詳雜傳。○寮[△]亦作僚，同官曰寮，謂同齋署治事者。

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晉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

○唐廢帝年號。

○按五代會要：永寧公主，天成三年四月封。至長興四年正月，改封魏國公主。清泰

二年三月，晉封晉國長公主。此傳云封魏國者，誤也。

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耶！」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安。

○按五代會要：廢帝正月二十三日生，以其日爲「千春節」。

高祖卽位，公主當爲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爲皇太后。

太后爲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戒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

○馮^{△△}皇后定州人，父隱。初嫁高祖弟重胤，——高祖愛之，養以爲子，——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帝居喪中納之，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轎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似生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於外。后旣立，專內寵，與其兄玉，內外用事，晉遂以亂。餘見本傳。

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於晉，今皆在否？吾戰陽

城^①時亡，奚車一乘，^②在否？」又問契丹先爲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③等所
在。

①出帝年號。②詳雜傳。③今河南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④奚，東胡種，當今熱河之承德、灤平、

豐寧、平泉諸縣地。乘，車也，一車四馬也。一乘，猶俗言一輛。⑤詳晉臣傳。

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
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①，謂曰：「杜郎^②，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
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③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爲其所知，卿爲我草奏具言之，
庶幾活我子母。」

①學士資淺者曰直學士。范質，宗城人，字文素，後唐進士。歷仕晉、漢、周、宋。太祖時，爲樞密使，加侍中，封
魯國公。質性下急，好面折人，以廉介自持。所得祿賜，多給孤遺。有集及五代通錄，^④邕管記。②謂杜重
威也。詳後杜重威註。③謂耶律德光也。④謂杜重

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①告終，中原失馭，^②數窮否

極，^①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②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雁門之險；^③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④黃鉞一麾，天下大定。^⑤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⑥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⑦先君卽世，^⑧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⑨旣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⑩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⑪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⑫稍霽雷霆，^⑬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日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⑭俟罪。」

① 運，運祚也。

② 馭，使馬也。凡節制之皆曰馭。

③ 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按「否」，

「泰」三卦名，故言運數之窮通曰否泰。

④ 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與舊臣滅寒浞中興。按方十

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言地小兵少也。⑤雁門山名，今山西代縣西北，亦曰陁嶺。山南曰陁南，北曰陁北。山巖峭拔，中有路盤旋崎嶇，絕頂置關，名曰雁門，自古爲戍守重地。⑥擊疑爲「掣」字誤。按「中冀」無連用成詞，惟淮南子地形訓有云：「正中冀州曰中土。」高誘註，「冀，大也。」是「中冀」殆指「中土」，或當時卽用爲汴梁之代名詞也。⑦鉞斧也。以黃金爲飾，天子之儀仗也。⑧摩與「搗」同，以手指摩也。⑨大造，猶大功也。⑩鞠，多也，亦作鞠訥。⑪卽世，猶去世也。⑫諒，闕亦作「亮陰」，天子居喪之稱也。其說有三：鄭玄曰，「諒，薄也，闕廬也。諒有不善之意，故凶廬稱諒。」孔安國曰，「諒，信也，闕默也。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杜預曰，「謂旣葬除喪服，三年不言也。」

⑬遠廟爲祧宗，祧猶言宗廟也。⑭輕發文字，至果貽赫怒，可參看景延廣傳。赫，大也。⑮時杜重威等領兵拒契丹，不戰而降。黎衆也，黑也。庶亦衆也。黎庶，謂人民也。或言黎卽黔首之義。⑯疇昔，曩也。疇昔，猶言前日也。⑰霽，怒氣消釋也。霆，疾雷也。雷霆喻盛怒也。⑱面縛，謂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或謂面卽背，面縛謂反背而縛之。

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任兒①等至，伏

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至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祚，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

○見張彥澤傳。

○并在今山西太原縣治。汾今山西汾陽縣治。

○屯難也。屯難謂困苦顛連也。又

禍亂之事，亦曰「屯難」。

○冀州，即今河北冀縣。黃河經流山西西境成南北線，在黃河以東之地，

統稱河東。

○草行曰跋履踐也。山隔曰險，水隔曰阻。

○四馬曰駟，駟馬難追，言追悔無及也。

穹高也，大也。旻秋天也。穹旻謂天也，以喻契丹也。攜離也。離分散也。攜離謂有二心也。○牽羊謂迎

降也。解甲謂不戰也。①變禍也。②丁寧再三告語也。③皆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從出帝北遷，不知所終。

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於封禪寺，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

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饑，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

辛卯，德光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①

①光祿卿，秦時有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漢改光祿勳，北齊曰光祿寺，唐以後始專爲司膳之官。光祿大夫，隋、唐以後爲散官，分三等：光祿大夫，從二品；其次曰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清光祿大夫爲正一品文官階。太尉掌兵官，尊與丞相相等，位三公首。黃龍府，今奉天開原以北，及吉林全境，內蒙古東北境，皆其轄地。府治有二：一卽今吉林農安縣，一卽吉林寧安縣南之東京城，俗稱賀龍城。

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

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安，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廚[○]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

[○]御對天子之敬稱。

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后拜阿保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

○今河北大興縣西南。 ○平州，今河北昌黎縣治。榆關，今山海關，在河北臨榆縣。 ○今遼寧錦縣治。 ○阿保機，耶律德光父也。 ○海北州，今遼寧海城縣。東丹王突欲也。 ○遼水，今遼寧省遼河也。渤海國，在今松花江以南，迄於日本海之地。鐵州，今遼寧蓋平縣東北六十里。 ○約在今遼寧南境。

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

○約在今熱河內蒙古境。 ○今遼寧遼陽縣治。 ○東丹王突欲——李贊華——子，名兀欲也。

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

五月，永康王上徑，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

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陁，虜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陁避暑，八月下陁。至八月，永康王下陁，太后自馳至羈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爲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

○按均當在遼寧中部。

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

○漢隱帝年號。

○今熱河朝陽縣地。傳中之東南行，疑是西南行之誤。

○正寢，路寢也。今謂居室

之正屋曰正寢。

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

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

○戟手以手指人，形如戟也。怒罵時之狀。杜重威尙晉高祖女，積功至節度使。無行，不知將略。在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凋敝。後率晉軍十萬降契丹，遣還鄴。後降漢高祖。高祖崩，大臣共殺之。季守貞，晉高祖鎮河陽時爲客將。累功拜同平章事。旋降契丹。漢高祖入京師，拜太保，河中節度使。及杜重威被誅，不自安，乃反。尋敗，自焚死。○今河北涿縣治。○跣，不著履以足親地也。徒跣，謂徒步赤足也。昇，共舉也。穿穴也。

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周世宗年號。○亡，逃也。

漢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却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

○今山西太原縣治。○高祖子承祐也。後爲郭允明所弑。

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卽位，立爲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遊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

聞之上疏^①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

① 帑^{△△}安黨切音儻金幣所藏之府也。帑藏謂府庫藏貯財貨之地。

②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廝養隱帝

狎愛之及隱帝敗乃弑帝自殺死。後贊其母倡也善謳歌隱帝尤愛幸之及帝敗乃奔兖州爲慕容彥

超執送京師梟首於市。李業高祖李皇后之弟用事無顧憚隱帝敗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爲人所

殺。③ 本史無傳。④ 疏條陳也爲章奏之通稱。

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邪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爲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邪等死周太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尙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

○史弘肇詳漢臣傳。楊邠冠氏人，官至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雖長吏事，不知大體，後爲郭允明等所構殺。

○周太祖郭威也。本常氏子，幼隨母適郭姓，因冒其姓。少賤，

黔頭爲飛雀，世目爲「郭雀兒」。弑隱帝自立。在位三年崩。○慕容彥超劉蕩弟。嘗冒姓閻氏，黑色

胡髻，號「閻崑崙」。後爲周太祖所敗，夫婦皆投井死。○子陵未詳。

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公贇。○爲天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爲母，太后誥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念深意，涕泗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顯德元年春崩。

○劉澆崇子，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初，拜徐州節度使。隱帝遇弑，羣臣議立澆。澆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封澆湘陰公，幽死。○侍中官名。漢以侍中爲加官，分掌乘輿服物，魏晉以後，

爲門下省之長官。此指周太祖也。

五代史 漢家人傳

五十五

周家人傳

柴守禮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

○世宗柴榮也，通書史。卽位後，勵精圖治，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皆可法於後世。時中國乏錢，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在位六年崩。

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尙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卽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於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

○吏部舊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文職，銓叙，勳階，黜陟之政。尙書吏部長官也，與今之內務部民政部相

類。○天子之舅曰元舅。

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於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

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

○王溥，琅琊人。家貧不得仕，乃於洛陽傭書。溥美容貌，又善文辭，來僦其書者，男贈衣冠，女遺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洛陽稱爲「富筆」。後以一億輸官，得中壘校尉。王晏，少壯勇無賴，嘗爲盜。同光中，應募，隸禁軍。歷晉、漢，拜節度使。入周，封韓國公，安遠節度使。王彥超，臨清人，性溫和恭謹，能禮士。歷仕晉、漢、周，累官河陽三城節度使。宋初，加中書令，封邠國公。韓令坤，武安人，有才略，識治道。從世宗征淮、南有功，加檢校太尉，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防守北邊。宋初，移領天平軍，改威德軍，將之鎮而卒。

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太傅爲三公之一，傅相天子，位次太師。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

○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

○見孟子。

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

○權道之常者曰經，反經合道曰權。

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可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

○天性天然之性質也。

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梁臣傳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

○見孟子。

○全臣，全，完也，具也。全臣，謂其臣節無絲毫可議處也。

○三人，謂王彥章、裴約、劉仁贍。

也。王，詳死節傳。裴約，潞州之牙將也。莊宗時，李昭嗣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昭嗣死，其子繼韜叛降梁。約召州人泣諭之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於此，不能從以歸梁也。」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求救於莊宗。兵未至而城破，被殺。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爲李景將。周師征淮，仁贍鎮壽州，世宗攻之，凡數月不下。明年，世宗復至淮上，南唐諸將，或降或走，李景亦奉表稱臣，願割地輸供賦。仁贍獨堅守。其子崇諫幸其病，謀於諸將出降，仁贍立斬之。後病不知人，其副使孫羽開城降，仁贍亦於是日病卒。

其仕不及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

夫入於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爲柝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

○同州今陝西大荔縣治。馮翊亦在今大荔縣治。○乾符唐僖宗年號。○柝州即汴州，疑「柝」

爲「汴」之誤。觀察支使節度使之屬官也。

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爲人作賤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制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

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

○箋亦作「箋」，信札也。書姓名於箋曰刺。○唐時節度觀察團練防禦諸使，各有巡官以為僚屬。

位居判官、推官之次。

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

○蔡五代時為州，今河南汝陽縣治。

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

○

○岐五代時為州，今闕，約當今陝西鳳翔縣。長安今陝西長安縣治。○李振詳雜傳。太府卿官名，掌

帑藏財物。

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為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

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磨翔出，翔亦佯醉去。

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爲可信任。

○趙匡凝，德諱子，襲父爵爲襄州留後，以威惠聞。爲梁太祖所敗，奔楊行密，後爲徐溫所殺。○荆五

代時爲州，今湖北江陵縣治。襄五，五代時爲州，今湖北襄陽縣治。○今河南光縣治。○今安徽壽縣。

⑤太祖兄存子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以爲崔胤等殺之，大怒，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

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閤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又，前左僕射張濬。

梁之篡弑，翔之謀爲多。太祖居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

○按五代會要：梁開平三年正月，改思政殿爲金鑾殿。至乾化元年五月，置大學士一人，始命崇政使

敬翔爲之注。前朝因金鑾城以爲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爲學士者，稱金鑾以美之。今以金鑾爲名，非典也。大學士與三館學士同。

翔爲人深沈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問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可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爲之改易。

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尙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尙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

○時溥僖宗時爲武寧節度使。大破黃巢，斬之，叙功第一，進同平章事，封鉅鹿郡王。昭宗時，爲朱全忠所攻，徙金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姬衆妾總稱，寵姬謂得寵之妾也。○尙讓黃巢將也。○妻。

以女嫁人曰妻。此言以劉氏嫁翔也。④典調主賓客告請之事也。藩鎮謂節度使也。權貴居高位而

有權勢也。

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稱疾，未嘗省事。

末帝卽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⑤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蛇⑥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⑦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

①楊劉在山東東阿縣北。舊有城，臨河津，五代時，爲梁晉交兵要地。②貔虎皆猛獸名。貔虎之臣言

其將勇猛如貔虎也。③亞子亦名亞次，唐莊宗小字也。④委蛇從容自得之貌。⑤賀瓌濮州人，

字光遠。初事朱宣，後降梁，官至宣義軍節度使。後爲招討使，拒晉師，卒於軍。

其後王彥章敗於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翽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翽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

○王彥章詳死節傳。中都今山東汶上縣治。○開封人，事梁爲懷州刺史。末帝以爲招討使。梁亡，降

唐，賜姓名曰李紹欽，授兗州節度使。明宗立，竄遼州，賜死。○間隔也。紀寬切，音諫。

翽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翽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翽欲俱入見。翽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翽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寇彥卿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爲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爲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

洛州北周置，卽今河北永年縣。

軍。
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爲紹威計畫，乃悉誅牙

○弘信子，字端己。弘信死，領留後，封鄴王，傾心太祖，在鎮凡十七年，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諡貞壯。

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

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

愛馬。——一丈烏。

○準，鼻也。隆準，高鼻也。

○劉捍，開封人，初爲梁太祖客將。太祖卽位，爲佑國軍留後。劉知俊反，執送

李茂貞殺之。

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

也！

○排陣使前敵衝鋒陷陣之官也。

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於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去，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筏，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徬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

○水名。源出甘肅渭源縣西北鳥鼠山，東南流，至清水縣，入陝西境，經鳳翔、西安，東北流，至朝邑，東流，至潼關，入黃河。○一名紇真山，在今山西大同縣東，寰宇記：其山夏恆積雪，故土人有一山頭凍死雀之語。

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

宗上道。

○卽秦鄭縣，西魏改華州，民國改縣，卽陝西華縣治。

太祖卽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衛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粹。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

○治華州，詳前註。○吾禦也。金，金革也。金吾官名，掌徼循京師，衛護天子，執掌金革，以禦非常，卽禁

衛軍是。○粹音萃，手持也。○法律名詞。犯罪者，於犯罪之事實尙未發覺以前，而自白其所犯之

事於官，曰自首。○防禦使官名，位在團練使之下，凡大郡要害之地，置之以治軍事。

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嘗對賓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

卽位，徙鎮威勝。

○威勝軍名，治鄧州。卽今河南南陽縣。

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於鎮，年五十七。

劉鄩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棧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僞爲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

○密州今山東諸城縣治。安丘今縣名，屬山東。

○卽今山東益都縣。

○王師範爲青州留後。梁遣

朱友寧攻之，師範擊敗之，並殺友寧。後降梁，爲友寧妻所訴，族誅。

○棧州在今山東惠民縣南七十

里。○今山東蓬萊縣。○官名，爲節度使之屬官，掌申習法令，其任甚重。

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

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鄆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

○葛從周，鄆城人，字通美，爲梁大將。因功表爲兗州留後。略地山東，五日而下，邢、磁三州。後敗劉仁恭於魏，拜泰寧節度使。末帝時，封陳留郡王，卒。○喻肉切，音育，賣也。○竇，音豆，孔穴也。水竇，卽水洞也。

太祖已出昭宗於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鄆。鄆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攻。鄆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

○存子，字安仁。太祖以爲軍校，善用弓劍，以攻師範有功，拜建武軍節度使。後又攻師範，戰於石樓，兵敗墮馬見殺。太祖卽位，追封安王。○版輿，板通。輿，音余，轎也。版輿，以木板製造之轎也。在官者，迎養

其親用之。

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離貳。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鄆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

○陴音脾，或音脾，義同，城上女牆也。○刑及父母妻子曰族。

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鄆。鄆報曰：「俟吾主降，卽以城還梁。」師範敗降，鄆乃亦降。從周爲具齋裝，送鄆歸梁。鄆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鄆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

○齋則私切，音咨；又卽齋切，音躋；義同。行道之財用也。裝，行裝也。○官名。衙謂儀仗侍衛。押衙謂管

領之人也。

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鄆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

見鄆，皆用軍禮。鄆居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卽位，累遷左龍武統軍。

○龍武禁軍之名稱。（龍武卽龍虎，因避唐諱而改。）唐有左右龍武軍，梁因之。左龍武統軍卽管領左龍武軍之官也。

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鄆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拜鄆節度使。末帝卽位，領鎮南○節度使，爲開封尹。（按薛史末帝紀：乾化四年，以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劉鄆，爲開封尹，遙領鎮南軍節度使。則鄆在永平時，已爲使相矣。）

○劉知俊，沛人，字希賢。初事時溥，後降太祖。多戰功，累官檢校太尉，封大彭郡王。太祖性猜忌，屢殺諸將，知俊遂叛。附李茂貞。又以茂貞左右忌之，乃奔王建。建以爲威信軍節度使，使反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陰忌其材，蜀人亦共嫉之，遂見殺。○博昌人，字贊正，事太祖，積官至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卽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遷匡國軍節度使。○治洪州，今江西南昌縣。

楊師厚卒，分相、魏爲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鄆以兵屯於魏縣。魏兵果亂，劫

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鄆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鄆至樂平，遇雨，不克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鄆乃屯於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

○相州在今河南臨漳縣。楊師厚詳梁臣傳。賀得倫河西人，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

明初，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建昭德軍，以德倫爲節度。效節軍張彥瑁德倫降晉，莊宗以爲大同

軍節度使，後爲張承業所殺。○在今山西摩天嶺南。○在今山西平定縣東少南五十里。○旋

徐員切，反也，還也。○今縣名，屬山東。○詳唐臣傳。○今縣名，卽山東莘縣。○甬道卽複道也。

①饋巨位切，音潰，送食物與人也。

久之，末帝以書責鄆曰：「閫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鄆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鄆必勝之策。鄆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

矣。末帝大怒，謂鄆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鄆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何如？」諸將皆欲戰。鄆乃怒，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鄆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

○閻苦穩切，音悃，國門也。

○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曰「飛芻輓粟」，簡曰飛輓。飛輓不充，意謂糧草

不足也。

○天子所居曰禁中，言門戶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入也。

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鄆營，鄆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鄆，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鄆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使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鄆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鄆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耶！」兵稍卻，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鄆爲員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鄆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

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於晉，降鄆亳州團練使。

①六韜兵家權謀之書。謂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也。②宛秋人，字德詳。初名存，事李罕之，從

罕之歸晉，李克用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存審爲將，有機略，從莊宗破梁軍，走遼兵，敗劉鄩，大小百餘

戰，未嘗有敗衄。官至宣武節度使，卒於幽州。③卽今河北清河縣治。④在今河北元城縣東。⑤

員與圓通。⑥在今河南濟縣東北。⑦在今河北定縣。

兗州張萬進。反，拜鄆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鄆泰寧軍節

度使。

①雲州人。初事劉守光，繼殺守光子歸晉。末帝攻之，復降梁，官至兗州節度使。貞明中，據城叛。城破，族

誅。②安撫制置使官名，掌總護諸將，統治軍旅，察治姦宄，以肅清一道，凡兵民之政，皆掌焉。③泰

寧軍治兗州。兗州見前元貞皇后張氏傳。

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鄆爲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鄆爲書以招友謙，

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伊皓、段凝等素惡鄆，乃譖之，以爲鄆與友謙親家，故其逗

留以養賊。已而鄆兵數敗，乃罷鄆歸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

○酖與鳩通，毒鳥也。用其毛爲酒，曰鳩酒。酖殺之，卽以酖酒毒殺之也。

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爲刺史。鄆妾王氏有美色，鄆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鄆二子皆被恩寵。○

○按二十四史考異云：「依劉知幾點煩之例，稍異其文云：『明宗晚年，王淑妃用事，鄆故妾也，故鄆子皆被寵。』而其他盡芟之，則文省而其意更顯矣。」

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遂雍爲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涕泣。由是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 潞州刺史，以鄆兄琪之子遂清代遂雍爲西京副留守。

○見死事傳。○卽今山東淄川縣。

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

判三司。晉開運中，爲安州刺史。防禦使以卒。

易州即今河北易縣。○即今陝西鳳縣。○即今河北安新縣。

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爲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爲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爲榮。

毀滅也。言居喪時，哀至，幾於毀形滅性也。

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於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於梁，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

潁州後魏置，即今阜陽縣，屬安徽。斤溝在今安徽太和縣北。按九域志：潁州萬壽縣有斤溝鎮。萬壽

唐汝陰縣之百尺鎮也。唐開寶六年置縣。○項城人。少學儒，後爲僧，又爲盜，隨黃巢渡江，降於高駢。

與李克用深相結。性翻覆貪冒，嘗私克用將，爲請一鎮。克用不許，遂歸太祖，爲河陽節度使。○曹州

今山東菏泽縣。

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棗州，以功拜齊州刺史。

○臨朐^{△今}今縣名。漢置。屬山東。○偏將^{△今}即偏裨也。○齊州^{△今}即今山東歷城縣。

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為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湖北穀城縣治。○亦曰東漢水，流貫舊漢中、興安、鄖陽、襄陽、安陸、漢陽六府，入江之大川也。源

出陝西寧羗縣北嶓冢山。○荆南^{△今}即今湖北省西南部。○字贊堯，以軍功歷繼，峽二州刺史，為荆

南留後。被逼於朱全忠，趨蜀，王建待以賓禮，用為工部尚書。○山南東道治襄州，襄州見前寇彥卿

傳註。

劉知俊叛，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傍南山，入其

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於蒙坑。○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

○晉州今山西臨汾縣。○在山西曲沃縣北。○保義今河北邢台縣治。宣義唐置，即今河南

滑縣治。

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日，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爲之擊趙以牽晉，屯於龍化。○遣師厚攻棗彊。○三月——一作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之。進圍蓆縣。○晉史建塘○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而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

○亦名安陽河。源出山西黎城縣，至河南安陽縣入衛。○劉守光詳雜傳。龍化按當在今熱河道境。

○在今河北棗強縣東南三十里。○屠殺也。破敵城，盡其民而殺之亦曰屠。○縣名，在今河北景

縣南。○詳唐臣傳。○猶言行李。軍隊中之器仗，糧食，營帳，服裝等物，皆曰「輜重」。

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倔強。○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爲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勅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

○矜，音兢，自賢也。卽於其所能以自誇大。倨，舉豫切，音踞，倨傲不遜也。○倔，巨鬱切，音崛，倔強不受屈抑也。

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

諭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弑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弑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爲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

○猶，今，豫象屬，二獸皆進退多疑。故謂人遲疑不決曰猶豫。○郢王，今，卽朱友珪。○均王，今，卽末帝。

末帝卽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鉅細，皆以諮之；然心益畏而忌之。已而師厚瘍。發卒，末帝爲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爲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瘍，今，移彊切，音陽。癰疽及皮膚病之總稱。

唐臣傳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

○今山西代縣，○亦在今山西代縣。○能事其事曰幹，幹材猶言幹練之材也。

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

○龍岡人，字保胤，晉王李克用以其弟女妻之。隨魏王繼岌平蜀，以功封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後殺李嚴叛。明宗崩，自立爲帝，國號蜀。在位未一年卒。

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卽位，拜崇韜兵部尙書，樞密使。

○燕人，初爲劉仁恭裨將。性凶險，多奸謀。從劉守文至滄州，乘間據城叛。後奔王鎔，旋殺鎔。父子自爲留後，以事上聞，兼要節鉞。莊宗可其請，又叛。莊宗遣將討之，驚悸卒。○處直，養子，後弑處直。叛唐。

遣將討之，城破，自焚死。○今河北新樂縣。

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

功難於卒^①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②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③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成，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今河北濮陽縣治。

○塹坑也，又繞城水也。

○弊困也。

④按史記匈奴傳：「長兵則弓矢，短兵

則刀鋌。」可知短兵指刀鋌類也。

⑤築牆者一丈爲板。

⑥卒同猝。

⑦滄州人初爲梁軍校，以滄

州降晉。及莊宗滅梁，以功拜華州節度使。在鎮多爲不法，明宗聞而惡之，賜自盡。⑧督音篤，監察也。以身率下也。

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

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潼、相、黎、陽、衛、州，④而李繼韜

以澤，⑤潞，⑥叛入於梁。契丹數犯幽、涿，⑦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

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

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④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⑤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⑥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⑦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⑧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冀、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⑨拜侍中，成德軍，^⑩節度使，依前樞密使。

○見雜傳。

○今山東朝城縣。

○約在今河北大名附近。

○澧州名，即今河北清豐縣。治衛州今

河南汲縣。

○嗣昭子，少狡獪無賴。嗣昭卒，莊宗以爲安義軍留後，旋通於梁。莊宗平河南，繼韜懼，將

脫身亡契丹。有詔赦之，乃齎銀數十萬兩詣闕，略俗閭，寵待如故。旋復以謀叛事泄，伏誅。○澤州名，

今山西晉城縣。

○潞州名，今山西長治縣。

○涿州名，今河北涿縣，近北平。

○轉餉轉運糧餉也。

○大號天子年號也。

○晉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按南城即南寨也。詳王

彥章傳。

○稔音衽，日飲切，穀熟也。

○司主也，主其事也。司天掌天象之官也。

○古以頒有功之

臣者。其制如瓦，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鑄減罪免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各分左右；左

頒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今河北正定縣治。

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

○古稱創業之君，受天命而爲天子，其輔佐者謂之「佐命」。

初，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

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於租庸者，皆經內勾。旣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爲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

○初與孟知祥同爲中門使。莊宗領幽州，紹宏權知州事。明宗時官終樞密使。餘見本傳。○詳宦者

傳。○唐代賦役之制：丁男授田一頃，歲輸粟二斛，謂之「租」。役人力，歲二十日，閏月加二日，不役

者日輸絹三尺，謂之「庸」。○嫉視也。○成德軍治鎮陽，即今河北正定縣治。○隆，高也。○

內寢也。嫡夫人所居，別乎東西而言者。舊儀稱皇后爲「中宮」。

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袂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

○洛州名，今河南洛陽縣治。

○斬殺也。袂，逐也。管仲與齊桓公戰，射中桓公帶鉤，斬袂射鉤，言唐諸

藩皆與莊宗會相戰爭之意也。

○反側謂懷二心而不循正道也。

○祀天也。舊制：每歲冬至日大

祀天於圓丘，帝在南郊故云。

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慙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

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

○內臣△今謂禁內親近之臣也。世以爲宦官之稱。

○優異之詔也，所以獎勸功臣者。

○憊△今，步懷切，頽

如敗；又弼詣切，音敝；義同。疲極曰憊。

李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

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

爲侍中，樞密使。

○卽明宗也。○卽梁匡國軍，治許州，今河南許昌縣。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溼不可居，思

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

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

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

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

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閒愈入。

○未詳。○祁大也。祁寒大寒也。

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彊直，頗爲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請求，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爲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及貫爲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

卽下貫獄，獄吏拷掠，^④體無全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他，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臨駕，^⑤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於有司。陛下以萬乘^⑥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

① 奮怒貌，齒相磨切也。

② 廝養謂賤役也。按廝役也。

③ 今河南宜陽縣治。

④ 拷打也。掠，榜笞也。

⑤ 謂太后之喪駕也。

⑥ 朋類也。此言朋黨謂崇韜庇護其同黨也。

⑦ 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車

萬乘。後世因稱天子爲「萬乘」。

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①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②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

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

○總管^{△△}，官名，督軍之官也。

○儲副^{△△}，謂太子也，言爲君之副也。

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於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於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

○王建子。旣嗣位，年少荒淫，委政宦者，日夜酣飲，爲唐所滅，族誅。

○今四川之西部也。

○今四川

省治。

崇韜素惡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

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象犀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疋。莊宗曰：「人皆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

○扇與驅同。扇馬謂馬之去勢者。

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

當崇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卽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莊宗定汴洛，說拜平章事，政務得失，無所措言。時郭崇韜秉政，行事有遭物議者，說曰：「此郭漢子」

意也。明宗時，坐高季興事，流合州，賜自盡。○國名，其先本有六詔，蒙古最南，謂之南詔，五詔皆爲所并。在今雲南境。○綏音雖，安也。

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宣○於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於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卽位，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尙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

○今山西應縣。

○驍，勇捷也。

○下邑人。少販鹽爲盜，後隸曹全晟，以戰功積官天平節度使。朱全

忠已取滑州，欲併諸鎮，遂發兵攻之。宣敗走，爲葛從周所執，斬於汴橋下。

○恪，可郝切，讀如却，敬也。

○安國卽梁保義軍，註見前揚師厚傳。

○曲周人，字子重，爲霍存養子。事梁太祖，累遷天平軍節度

使。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賜姓名曰李紹真，徙鎮武寧。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

徒鎮平盧。天成中卒。④左領軍衛官名。唐置左右領軍衛，爲禁衛之一。有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等官。

五代因之。

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

○參決謂參預而裁決之也。○釁，喜印切，瑕隙也。禍釁謂招禍之原因也。

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卽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

○決判決也。杖，舊制五刑之一。○漢、唐以來，天子頒布臣民之書，謂之「詔敕」，亦單稱「敕」。猶後世之有諭旨也。

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召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

○見任圜本傳。○今河北磁縣。

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

○塞責謂免於責備也。今謂敷衍作事，以苟免罪責者曰「塞責」。○蠲除謂免去苛政重役也。蠲居淵切，音涓，除去之也。

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

○晉舊制五刑之一，捶擊也。俗謂之「小板子」。

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卻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勿得獻鷹鶴，

曰坐言罪與律應，不得移動也。劾論人罪狀也。

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

○國名，卽回紇也，爲突厥之別種。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至隋曰韋紇，唐稱回紇，代突厥而有內外蒙古之地。宋元時曰畏吾兒，卽回鶻之轉音，據有天山南路。清稱其地曰回疆。○今陝西醴泉縣治。○驛馬驛站遞信之馬也。

重誨旣以天下爲己任，遂欲內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疆。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覺所生」也。○

○臨安人，字具美。唐僖宗時黃巢亂，鏐率鄉兵破走之。昭宗時，拜鎮海鎮東軍節度使，賜鐵券，擁兵

兩浙，統十二州。唐亡，受梁封，稱吳越國王。在位四十一年卒。賜武肅。○按二十四史考異云：「楊彥

溫、孟知祥、李仁矩，不書姓而書名，前史無此例，雖下文有之，然先後殊倒置矣。」○二十四史考異

云：「此篇乃歐公用意之作。然敘事之中，雜以斷制，大似論體。蓋學史記而失之。」

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卽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馬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詔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

○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羈縻喻牽制也。○箠，鞭也。馬箠，馬鞭也。○譖，淫陰切，簪去聲，愆也。直告

其事曰「愆」，加誣曰「譖」。○舞蹈，朝拜之儀節也。○致仕，謂辭官而退隱也。

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乃

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誠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卽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

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

① 卽唐廢帝也。

② 今山西永濟縣。地當汾河黃河之中，故曰「河中」。

③ 傳達君命曰宣。

④ 今

山西虞鄉縣治。

⑤ 變，叛變也。上變，謂以變亂上告於天子也。

⑥ 衣單複具爲一襲。

⑦ 勒馬絡頭

也。有嚼口者曰勒，無曰羈。

⑧ 今山西新絳縣治。

⑨ 沙陀三部落人。初爲騎將。長興中，爲靜難軍節

度使。潞王從珂反，彥稠爲招討副使，兵潰，爲潞王所殺。

⑩ 清源人，少能騎射。從莊宗定魏博，累遷河

中節度使。入爲右龍武將軍。初，自通代末帝鎮河中，臨事失於周旋，帝深銜之。及卽位，自通憂悸求死，

退朝涉洛，自溺而死。

⑪ 訊，鞠罪也。

⑫ 滅口，謂防其洩言而殺之也。

⑬ 諷，付衆切，風去聲。謂不用

正言，託辭以感人也。

⑭ 幽州人。莊宗時，歷官禮部侍郎，好直言。夙與任圜善。明宗時，圜爲安重誨所

殺，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公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慚不能對。及重誨

得罪，羣臣無敢言。鳳數言重誨盡忠，罷爲安國軍節度使。廢帝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卒於家。

⑮ 社

塞也。杜門，謂閉門家居也。

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己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爲圖己，益不自安。旣而遣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卽日斬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

○今四川之東部。 ○今四川閬中縣。

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尙書李麟，○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麟卽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遣知誥爲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麟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

募士卒，繕^④治甲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爲之辯。旣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辯，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⑤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⑥其禍也。」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

○五代時楊行密據淮南，兼有江西，國號吳。凡四主，四十六年。○唐宗室子。少舉進士不中，輟轉事

王鎔爲從事。後張文禮弑鎔自立，遣[△]鑄聘唐莊宗於太原，鑄爲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文禮敗，莊宗以爲支使。明宗時，累遷戶部尙書。後事晉，遷太子太保。繼事漢，拜司徒。○伺候敵人間隙，以反報其主

者曰「謀」。[△]○徐州人，字正倫。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養以爲子。諸子不能容，行密

以乞徐溫，乃改姓名曰徐知誥。後受吳禪，稱帝，爲南唐開國之主。在位七年卒，按李鑄傳稱楊溥，而此

云徐知誥，知誥相溥，專其國政故也。

⑤官名，節度屬官，位在長行之上，副將之下。

⑥繕備也，治也。

⑦趣催促也。

⑧紓解也。

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
①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
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
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路②。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
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
讒構，③幾不自全，賴人主明聖，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
「重誨怨望，④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
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⑤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
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

①關謂函谷關也。

②躅，步勅切，音匍，又普侯切，音剖，義同。僵也，斃也。

③構，間隙也。構陷也。讒構，謂

以讒言構陷之也。

④怨望△今怨恨冀望之意。

⑤今陝西寧光縣治。

重誨已罷，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常爲重誨陰伺宮中動靜，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卽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於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於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於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搗○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婦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

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

○棄市，謂死罪也。禮：「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明宗從子，字子良。明宗時，鎮保義，徙河中。晉高祖

立，徙鎮威勝。從璋爲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修，在南陽頗有遺愛。

○宿衛直宿宮禁也。④制

天子之言曰「制」。

⑤二渠，猶言汝等二人也。

⑥翟光業，疑卽翟光艱，見前註。

⑦搃，猪廬切，又

姑倭切，音戈，義同，兵器也。

⑧令公，中書令之尊稱。

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按二十史考異云：「按重誨死於長興二年閏五月，而從珂之封潞王，乃在四年五月，重誨口中，焉得稱潞王乎？此亦歐公之失檢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

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於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侔，齊等也，均也。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性，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今山西朔縣。○亦在朔縣治。故城在今朔縣西北。○凜，如可畏貌。○鐵林軍使，官名。言其軍如鐵之堅強，蓋謂其勇悍也。○王行瑜，邠州人。初爲朱玫將，後殺玫歸唐，授邠寧節度使。李茂貞拒

覃王，殺宰相，行瑜均與有力焉。旋爲李克用所討，奔慶州，爲麾下所殺。內衙指揮使謂禁衛官也。⑥

按葛從周碑作「楊五」。

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俟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墜馬，遂生擒之。

①稍，疏澀切，音朔。矛長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者也。亦作「梁」。

梁攻燕，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

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於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① 見劉守光傳。

② 蕃，亦作番。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官名，即掌領蕃漢馬步各軍之長官也。

③ 見義兒傳。

④ 革，基億切，音亟，急也。

⑤ 克恭弟。爲人仁孝，於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軍

事無大小皆參決。太祖病，以莊宗屬克寧，或以兄亡弟及爲言，克寧不可。其後惑於羣言，竟以誅死。

⑥ 梓宮，天子之棺也。天子之棺，以梓木爲之，故稱「梓宮」。

⑦ 治朔州，註見前莊宗神閔敬皇后傳。

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於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

④會德威於石橋⑤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⑥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⑦龍驤拱宸⑧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⑨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⑩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能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⑪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⑫矣。不如退軍鄆⑬，⑭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

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二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卻，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④而進，磨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磨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於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

①合淝人，少從楊行密起淮南。爲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嘗破梁軍，後歸太祖，官終淮南招討使。

②按王鎔稱趙王，見前註。③今河北趙縣治。④今河北柏鄉縣。⑤今河北贊皇縣。⑥約在今

柏鄉縣境北。

⑦疑卽柏鄉縣北之槐河。

⑧⑨皆梁親衛軍名。

⑩以金銀絲條繡成之也。

⑪備

僱役於人也。販賈賤賣貴也。言爲烏合之衆，不堪戰也。

⑤見宦者傳。

⑥無類無瞧類也。瞧，嚼也。無

瞧類謂無復活而瞧食者也。

⑦按副邑，即高邑，今河北高邑縣地。

⑧浮梁，浮橋也。比舟於水，加板

其上也。

⑨鼓譟，謂擊鼓而譟也。

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

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

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

①僭假也；擬也。凡人臣僭稱帝王者，稱「僭號」。②今河北涿源縣。③約在今河北保定附近。

④治幽州，註見前晉高祖皇后李氏傳。

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軍廷珪，望見德

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卻。

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槌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

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

入土門以躡[○]之。郛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郛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郛而敗之。

[△]躡匿葉切，音聶，追隨也。

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兵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

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約當在山東東臨道境。○今山東濮縣南六十五里。○今山東濮縣西南，一名黃柳陂。○黎

遲也。遲，待也。待天欲明也。一說：黎，黑也。天將明而猶黑也。黎明謂天將明之時也。○候騎，偵騎也。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卽符存審也。存審賜姓李，故又名李存審。

詳前劉鄩傳。○軍後曰「殿」。○親衛軍名。○歷代以功臣配享祖廟。書盤庚：「茲予大享於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爲配享之始。

史建瑭

史建瑭，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

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於陳州，常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於冤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紼^④尉氏門^⑤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

○七蔡人。與黃巢連和，圍陳州，擾寇梁、宋間。巢死，宗權張甚，所至屠老孺，焚屋廬，至千里無舍煙。後爲其將申叢所擒，送梁，伏誅。○今山東菏泽縣。○在河南開封縣城南。○紼^④以繩懸物使下墜也。

⑤開封諸門之一。按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四月，詔改尉氏門爲高明門。

建瑋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於潞州，建瑋以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瑋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

○壽春人，字道隱，初爲盜，與朱溫俱從黃巢。會畏溫雄猜，常稱疾。天復初，起爲昭義軍節度使。後降唐莊宗，爲都招討使。卒於太原。

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瑋以先鋒兵出井陘，○戰於柏鄉。梁軍爲方

陣，分其兵爲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瑄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

○今河北井陘縣。○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課，故曰「僕射」。唐末，左右僕射爲宰相之任，掌佐天子議大政。

子議大政。檢校僕射位次檢校司徒司空。

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於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蓀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瑄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瑄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瑄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蓀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

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一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

○故城，在今河北深縣。

○今河北衡水縣。

○今河北南宮縣。

○今河北冀縣治東北有信都故

城。

④今河北阜城縣。

⑤餉牲曰芻。凡放餉牲畜者皆曰牧。

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鉞。兵傳

○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

○傳與附通，近也。

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公主」。匡翰為將，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為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

○部曲謂行伍也。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

軍候一人。○今安徽和縣治。

○今河南鄭縣。

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

○三傳謂左氏、公羊、穀梁也。

義成軍從事關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鬻塊切肉也。○詳張彥澤傳——雜傳。

元行欽

元行欽，幽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爲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

○在今河北房山縣西北。 ○禁錮也。 ○雲州今名。今山西大同縣治。 ④按當在今山西北境。

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

曰「李紹榮。」

○散員，有其名而閒散無職事也。部署，分部而署置也。散員都部署，官名，蓋散官之長也。

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

○今關。 ○今山西忻縣。 ○武寧軍治徐州。徐州註見前元貞皇后張氏傳。

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卽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

臣而已。

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尙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詔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攻寇氏門，不克。

○唐以魏州爲鄴都。魏州見前神閔敬皇后傳註。○犒，餉軍也。今亦謂賞勞曰「犒」。○魏州人。

初爲魏軍卒，明宗卽位，擢拜陳州刺史。後仕南唐，李璟以爲江州節度。周世宗征淮，被擒，重創死。

按當在今河北大名縣附近。寇氏門疑卽寇氏門。按五代會要：鄴都有寇氏門。

是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於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

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環馳詔明宗計事。——從環，明宗子也。——行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從環將殺之；從環請還京師，乃許之。

○金槍親衛軍名。按五代時軍制，每一軍置一指揮使，數軍置都指揮使，蓋皆統兵之官也。○繫，知揖切，拘囚之也。

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環通問於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擊殺從環。

○今河南滎澤縣。

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

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感，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困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髮，斷髮置之於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

○髻[△]，吉詣切，又吉噎切，音結，總髮也。挽髮而束之於頂也。

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乃斬於洛陽市，市人皆爲之流涕。

○今河南汜水縣。

○今山西平陸縣。

○亦在今平陸縣。

○檻[△]，荷臉切，音鑑，圈也，以閑禽獸。檻車

車上施闌檻，以格猛獸之車也。亦以囚禁罪人。○瞋[△]目，猶怒目也。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耳。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廿二史考異云：「予謂行欽之不負莊宗，明矣。其出奔也，安知非志出於復讎？歐陽之論，所謂「責人斯無難」也。」

李嚴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嚴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

○客省使官名，上有內客省使，下有客省副使。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故伯朝覲，酒饌饗餼，宰相近。臣禁衛將校節儀，諸州進奉，賜物回詔之事。號爲「華要」，禮均侍從。

同光三年，使於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

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於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於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疆，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於荆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疆，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爾！」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

① 竦音悚，敬也。

② 漸流入也。

③ 今甘肅張掖縣。

④ 今甘肅武威縣。

⑤ 幽陵即幽州，註見前管

高祖皇后李氏傳。

⑥ 謂福建嶺南諸地也。

⑦ 楊行密，合肥人。初爲盜，後爲州兵隊長，據廬州。唐昭

宗拜爲淮南節度使，封吳王。悉有淮南江東地。在位十五年卒。④李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唐光啓初，

累拜定武軍節度使。後與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踰年，勢迫請和。不敢稱帝，但稱岐王。莊宗

入洛，乃上表稱臣。莊宗尊其老，改封秦王。⑤稽首^{△△}，首至地也。⑥稽首^{△△}，拜頭至地也。⑦頓

首拜，頭叩地也。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則舉。又稽首，頭下衡也。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

至地曰「稽顙」。⑧馬殷，鄆陵人，字霸圖。唐僖宗時，爲秦宗衡裨將。昭宗時，代劉建封爲帥，盡有嶺

北及桂管之地。梁太祖卽位，遣使修貢，拜天策上將軍，封楚王。唐莊宗滅梁，殷遣子希範修貢。宮殿官

屬，均如天子制。卒諡「武穆」。⑨見前錢鏐註。⑩拉朽^{△△}，謂如拉朽木，言其易也。⑪古分天下爲

九州，——兗、冀、青、徐、豫、荆、揚、雍、梁。——後人以爲中國之代詞。⑫黷武^{△△}，言用兵濫也。

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⑬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

——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⑭

其作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⑮

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

人」乎？於是決議伐蜀。

○僭△子念切，假也，疑也。謂在下者之假借比擬其上也。

○山名，在四川劍閣縣北，爲入蜀險要。又縣

名，在劍閣縣東北。④地衣，氈屬，以覆地者。

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卽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爲託，卽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爲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

○今四川廣漢縣。

○今四川成都縣治。

○今安徽泗縣。

其後孟知祥僱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敗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

怒少解，命知祥監答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官名，掌本軍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熒惑，疑也。熒惑言炫惑人心也。

劉延朗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

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延朗爲孔目官。

○今河南虞城縣。○官名，唐置。如節度、觀察、防禦諸使，皆有判官。節度判官掌判倉兵騎曹四曹事。

○掌書記，官名，省稱書記，掌撰文字。○對主將而言，亦領兵官也。○官名，掌句稽文牘。

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暠又

喜鬼神巫祝^①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髡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髡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髡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卽以濛爲館驛巡官。^②

^①唐以并州爲北京，并州註見前晉高祖皇后李氏傳。^②巫以舞降神，爲人祈禱者也。祝以言告神，

爲人祈福者也。^③巡官節度使之僚屬，位在判官、推官之次。

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髡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④將問罪。^⑤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⑥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⑦城中民財以給軍。

^①從珂與愍帝爲兄弟故稱骨肉按從珂爲明宗養子。又秦王從榮與明宗爲父子，與愍帝爲兄弟，而

朱弘昭等殺從榮，故亦可謂離間骨肉。△△△△ ①問罪言聲其罪而討之也。 ②今陝西隴縣。

字奉金，為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同光中，拜忻州刺史。入晉拜保義軍節度使，卒。 ③調徵發也。率欵

也。

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暠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

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於帝。 ④

④詳王思同傳。

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 ⑤元年，歲次甲午，四月

庚午朔……」帝回顧暠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暠益見親信，而專以

巫祝用事。

⑤愍帝年號。

帝既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⑥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比部郎中，⑦樞密院

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⑧暠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莊宅使。⑨久之，以昭胤、暠為

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嵩及延朗掌機密。

①官名，省稱諫議，掌議論，屬門下省。②比部，官名，掌詔書律令句檢等事。郎中爲一部中諸司之長

官。③守衛皇城諸門之官也。④守衛莊宅之官也。⑤官名，掌天下之地圖，主四方之職貢。

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旣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瑋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瑋與趙延壽皆尙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

①羸瘠也，又疲弱也，音累。②灸，治病之法，以艾燃火，按而灼之也。灼，灸也，燒也。

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於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

○大同軍治雲州，註見前元行欽傳。

○註見前周德威傳。

○威塞軍治新州，今察省涿鹿縣。

○

彰國治應州，註見前周德威傳。

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

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

○夜分，夜半也。

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卽佯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

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民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

○秦州人，字子英，以術數仕蜀爲司天監。蜀亡，仕唐爲星官。契丹滅晉，延義隨虜至鎮州，後歸漢，爲司天監卒。○弭息也，止也。

後月餘，文遇獨值，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

○詩：「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於成。」喻人作事，不能果決，而謀於路人，不能望有成也。文意本此。○後世稱方技之士曰「術者」，猶古之方士也。○除目授官之詔書也。

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須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墜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

迫之，乃行。

○詆毀辱也。

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乃已。

是時契丹已立敬瑋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於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

○按當在今河北省南境。

初，延朗與馮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馮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

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於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聞暲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掌刑法之官，如民國之大理院長也。

嗚呼！禍福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義誠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卽位，遷捧

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突騎^{△△}京城諸軍名，爲天子親軍。

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④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

○典[△]守也。主其事曰典。

○結^{△△}締也。心結謂專心與之結合也。

○兩端^{△△}謂左右不定也。

④官名，掌

五城兵馬，專司京都防禁事宜。

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

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賞。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

○掌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理財之官也；位在崇政使下。

○冀州人，強幹有才用，歷官閬州團練使，後

至三司使。

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

無鬥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京小衄，^⑤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度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⑥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帝前，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

①今陝西南鄭縣治。 ②遼州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後奔蜀。廣政初，爲中書令，充北面行營招討使。

拒侯益，以勢孤遁還，忿慚死。 ③遜辭避也。遜位去其職位也。 ④藏蓄也。藏庫謂府庫也。 ⑤衄敗

績也。 ⑥徑與竟通。

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①降於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於興教門外，夷其族。

①今河南新安縣治。 ②夷誅滅也。

任圜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

○地名，猶言京師也。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之地。○今陝西三原縣治。

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夾城，聞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辯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

○治潞州，註見前郭崇韜傳。○辟，徵召也。

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旣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

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二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何若伏而俟命？三處球涕泣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尙書，四兼真定，五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六爲政有惠愛。

①泥首頓首至地也。

②張文禮敗兵射死李嗣昭，故云。

③款，誠也。

④官名。主工役，掌營造之事。

⑤今河北正定縣治。

⑥官名。知主也。知留守事，主管留守事務，所謂行留守事也。

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圜多所違異。

初，圜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圜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圜謀隱其「公廩錢。」一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

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④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

○官名。節度、觀察兩使之下，均設推官，以爲僚屬。○黷^{△△}貪也。○公廩錢官之公費也，此錢皆斂于民。^④事覺猶言舞弊爲上官察覺也。

同光二年，罷圜司馬，守○工部尙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圜議已於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

○主管其事曰守。○今闕，按當在貴州境。

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自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

○今陝西渭南縣治。○謙，魏人。莊宗時爲租庸使，以聚斂爲天下所怨苦。明宗立，暴譴罪誅之。○

給足也。公私給足言君民均足也。

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卽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知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倖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蜚螿之轉也。」重

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然園與重誨交惡，自協始。

○緊諸孫，唐末，舉進士，位監察御史。入梁，拜左補闕，末帝時，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莊宗入汴，廷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時，拜平章事。病聾，致仕卒。○不知其世家。初冒朱姓，

又冒趙姓，名殷衡。梁太祖以爲副使。入梁，始改姓名。爲人柔佞而險猾。明宗時，終橫海節度使。○斑

弟，字台秀，少舉進士博學弘詞。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末帝時，作相。唐莊宗時，爲國計使。明宗時，爲御史中丞，遷尚書右僕射，以太子少傅致仕。○字思化，事梁至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氣

宇宏爽，高談虛理。然少識文字，虛有其表，乘筆皆假手於人，時人謂之「沒字碑」。天成初，拜平章事，卒諡恭靖。○沮，止也。○蘇合，落葉喬木，葉作掌狀分裂，有長柄，互生，花小而單性，叢聚爲頭狀，雌

雄同株。由樹皮中取得樹膠，是爲「蘇合香」。以入藥，製丸名「蘇合丸」。味香，可殺蟲。○甲蟲名。背有堅甲，全身黑如漆，好以人畜之糞，推轉成丸。所謂「蜣螂之轉」即指此。

故事：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園以故事爭之，不能得。

遂與重誨辯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常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於磁州。

朱守殷反於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卽位，贈圜太傅。

晉臣傳

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

○鑑鏡也。○公謂「三公」輔謂「輔相」。

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

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卽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秦寧。

○天平治鄆州，註見前元貞皇后張氏傳。

○卽後漢高祖。

○幽州人，本名行實。唐莊宗賜名紹斌。

後改名德鈞。鎮幽州凡十餘年，有善政。高祖起于晉陽，契丹兵至太原，唐末帝詔德鈞邀擊之。德鈞遲疑不從，通款契丹，求立以爲帝，仍許晉高祖長鎮太原。契丹不許，遂降焉。啖，以利餌之也。

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

松潘縣，皆其故地。○朔州人，小字鐵胡，初爲振武巡邊指揮使。高祖起太原，以千騎叛歸。高祖卽位，拜成德軍節度使。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重榮憤然數以非誚。後叛于鄴，高祖遣杜重威擊之。戰敗，被斬。○重更也。達背也。重違卽違而更之之意，實依從也。

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

○晉昌軍治雍州，卽今陝、甘地。

出帝卽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寔理。

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

○勉族人，有蒙求集註。

○官名。詔掌、誥、制、敕，屬中書省。

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既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疏。

○太原人，隸高祖帳下，以纖巧承委用。後爲宣徽南院使，遙領陳州節度。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少帝于危亡。卒于幽州。○歸義人，字曜遠。天福中，爲東都留守。開運中拜司空平章事。以目疾乞休，罷爲太保，卒。

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

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

○按當在河北省中部境內。

○今河北欒城縣治。

○血[△]食[△]，享祭也。古者取血管以祭，故云。

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邪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資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慚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

其家，而資財悉爲彥澤所掠。

○股^{△△}栗，腓脚戰搖也。意謂恐懼之甚。

○獄名，天子之禁獄也。

○「相公^{△△}」宰相之稱。前代拜相者，

位比上公，故稱之曰「相公。」

景延廣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

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

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

○挽^{△△}彊，謂能挽強弓也。

○全昱子，詳前廣王全昱傳。

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

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卽位，以爲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

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

○在今四川南充縣北。

○治夔州，今四川奉節縣治。

○治孟州，即今河南孟縣境。

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於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

○按通鑑：「天福七年七月，加延廣同平章事。開運元年四月，加兼侍中。出爲西京留守。」傳皆失書。

○石敬瑭對契丹稱兒，故出帝稱孫。

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

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

○按當在河南洛陽附近。

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帝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

○按當在河北大名縣左右。○字冠侯，歷唐、晉、漢、周，累官吉州刺史，天雄軍節度使，拜太傅，封魏王。入宋，加守太師。遼人甚畏之，稱爲符王。

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

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

○亦曰繁淵。在河北濮陽縣西南。

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爲。

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

○大城人。歷仕唐、晉、漢、周，官至冀州刺史。入宋，以軍功累官西川行營先鋒都指揮使。

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權，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

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

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驛名，今爲鎮。在河南開封縣東北。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

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

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漢臣傳

蘇逢吉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

高祖性素剛嚴，竇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爲可，以故甚愛之。

○閣今通閣。○內今同納。

然逢吉爲人貪詐無行，喜爲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

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己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

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謹諱。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

○高密人，字元錫。漢高祖作鎮并門，奏爲兼判，累官尙書左僕射，與蘇逢吉等受顧命，立少主。太祖入立，加守司空。世宗嗣位，封宮國公，受代歸，卒。○鬻，賣也。

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贖○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未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橐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

○均見李茂貞傳。○至從子，字元禮，一字德柔，小字濬。精靜好學，擅才名。

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嶷等下獄。崧款自誣服：「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

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恠，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於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腳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

○恠同「恪」，見正字通；「恪」同「吝」，見廣韻。

○今山東平陰縣治。

逢吉已貴，益爲豪侈，謂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廚進羞，[○]日極珍善。繼

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武氏未葬，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告於高祖杖殺之。

○食物之有滋味者曰羞。○葍音基，與期同。一周年也。

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

○京兆萬年人，字信臣，歷仕五代，宋初拜兵部尚書。○猶言充數也。○漢高祖年號。

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己，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豈粉矣！」

○南樂人，累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隱帝即位，加太尉，同平章事。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尤不喜文士。後坐

事族誅。○[△]蓋粉[△]糜碎也。

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

○唐中書用黃白二麻爲繪命。其後翰林專掌白麻，中書獨得用黃麻。見翰林志。謂以黃白麻紙，草詔書也。故草任命大臣詔，曰「草麻」。

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於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④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自唐以來，司天官屬有分司四時之官，名曰某官正。如夏官正是。^{△△}
○^④按均當在洛陽附近。^④

周太祖年號。

史弘肇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驍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漢高祖典禁兵，弘肇爲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驍勇[△]，謂健捷而多力也。

○今廣東海康縣治。

○太原人。初從周太祖入汴，世宗時爲神武統軍。

性吝嗇而資甚富。縱部曲誅求民間。入宋，官終右領軍上將軍。

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霍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

○漢高祖時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改西京留守。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立罷去。後官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卒。

弘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授顧命。④

○帖服也，定也。帖然，帖服安定也。

○歸德軍治宋州，註見前廣王全昱傳。

○大漸疾甚劇也。

④

天子之遺詔曰「顧命」，謂將死去回顧而爲語也。

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⑤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於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卽腰斬之。又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緣爲姦，民抵

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答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

○邢州人，明敏巧辨，善事人。入漢拜右衛大將軍，兼鳳翔巡檢使。隱帝時，爲侯益所中，遂叛。兵敗，自焚死。

○永興，永興軍也。○魏州人，漢高祖時據永興叛，送款於李守貞。隱帝遣郭威討之。居數月，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如羊豕。後降郭從義，未幾，又叛。從義擒斬之。○星也。○斫音琢，斬也。○籍，籍錄其所有而沒收之也。○星名，卽金星也。

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

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爲獻。

潁州麴場官麴溫，與將軍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拯訴之弘肇。弘肇以爲潁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己，乃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

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

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

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徧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

○典倡優之官也。唐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歷代因之。

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寶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爵。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

○白水人，字體仁，後唐同光中進士。歷仕唐、晉、漢、周，封沂國公。宋初卒。

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

教之。蘇逢吉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讖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亭和解之。

○忻州人。初事漢高祖。乾祐中，李業等謀殺史弘肇等，晉卿潛知其事，詣弘肇。弘肇拒不見，遂被殺。周兵入京師，晉卿自殺於家。○見雜傳。

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正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

○并州人。少爲軍卒，善書算。漢高祖卽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使承旨。周太祖爲樞密使，文進頗

見親信。及隱帝遇弑，文進亦見殺。○春秋謂年齡也。

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羣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日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卽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死節傳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卽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

○今山東壽張縣。

○見前郭崇韜傳德勝軍註。

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槍，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

○不著履以足親地也。

梁、晉爭天下爲勅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

○勅音擊，強也。

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

○今河北大名縣東。

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

○今河南省臨汝縣。

○治許州，註見前郭崇韜傳。

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得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

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納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忽棄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盡。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鑊○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梁末帝年號。

○當在滑州附近，爲濱河之要道也。

○鑊，射鑊也，又臂衣也，以韋爲之。

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

莊宗撤北城爲棧，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棧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協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

○勒，抑也，猶言壓制而逼迫之也。

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

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
○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
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
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
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

○保鑾^{△△}軍名，天子之衛兵也。○按當在今山東汶上縣附近。

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
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
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
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願明宗
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佖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
贈彥章太師。

○唐明宗本出夷狄無姓氏小字邈佶烈

五代史 死節傳

一百七十一

死事傳

姚洪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爲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爲指揮使。

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

後璋兵攻閬州，執洪。璋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嚮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①李七郎，汴州富人李讓也。

②殘炙，即殘杯冷炙，謂食餘也。

③鑊，釜屬，所以煮食物者。

④剖，枯

主切，音奎，割也。

王思同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爲銀胡轅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爲飛騰指揮使。梁、晉相拒於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遷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

思同爲人，勇敢善騎射，好學，頗喜爲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

○治秦州，卽今甘肅天水縣。

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

○按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爲秦州，顯與事實不合，當爲秦州之誤。見上註。○塞

上要塞處，築牆置亭，使人守之也。

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卻。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西京留守。

○治梁州，今陝西南鄭縣東二里。

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以五紘。○謁思同，欲因其權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卽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被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

「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①磨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②從珂引兵東至昭應，^③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卽位，贈侍中。

①樂器名，未詳所起，形如琵琶。

②新平人。初事梁爲指揮使。莊宗滅梁，爲都指揮使。潞王從珂反，鳳

翔，思權首降，由是諸鎮皆潰。官終左衛上將軍。

③魏州人。少勇健，爲楊師厚軍士。歷仕唐、晉，官至右

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暉失意，密使人招之，暉懼而逃，爲人所殺。

④今陝西潼關縣治。

⑤今陝西

臨潼縣治。

一行傳

石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於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卽趨出，解官還於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尙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我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尙書王權[○]宗正卿[○]石光

贊、國子祭酒^①田敏^②、兵部侍郎王延^③等，相與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於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①今山東臨淄縣。

②昭慶人。初事王鎔。張文禮弑王鎔，習力請莊宗討之。莊宗遣將助習討文禮，不

克。明宗時，官至宣武軍節度，以太子太師致仕卒。③贊，贊禮也。相者唱行禮之節曰贊。又導也。

④官名，隋置內侍省，其官皆以宦者任之，歷代因之。後世因稱宦者爲內侍。⑤刑人，謂受刑而虧體也。

按宦者去勢，故謂之刑人。⑥字秀山，舉進士，歷仕梁、唐、晉，官至兵部尚書。高祖以父事契丹，令權奉

使，權以爲恥，辭不行。官終太子少傅。⑦宗正，官名，掌皇帝之親屬，秦置，歷代因之。宗正卿，其長官也。

⑧漢吳王濞年最長，爲劉氏祭酒，後因以爲官名。國子監，即國學也。國子祭酒，即國子監祭酒也。

⑨梁末舉進士，歷仕梁、唐、晉、漢、周，以太子少保致仕。多釀美酒待賓客，親授諸子經。開寶中卒，年九十二。

⑩長豐人，字世美，爲人重然諾。與其弟規友善，當時稱其家法。仕梁入周，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

致仕卒。

唐六臣傳

蘇循杜曉附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爲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爲禮部尙書。是時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

傳會與「附會」通，謂使事之不相聯屬者相會爲一也。後專用爲牽強湊合之意。

梁兵攻楊行密，大敗於淝河，太祖躁忿，急于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卽位，循爲冊禮副使。

源出安徽霍山縣南境，北流經六安縣，至正陽關入淮。

古天子儷禮大臣而賜以器物殊禮相

寵異也：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柅轡」。

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慚恨。及昭宗遇弒，唐政出於梁。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諡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諡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爲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諡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

○唐昭宗年號。○字祥文，舉光啓進士。從僖宗幸南山，累遷翰林學士。昭宗時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朱全忠所殺。○字炤之，爲人野鄙，其家不以諸柳齒。少孤貧，好學。昭宗時擢翰林學士。崔胤沒，以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後爲朱全忠所疑，流崖州，尋斬之。○優人，爲朱全忠

所愛。扈東遷，爲御營使，官至太常卿。後貶萊州司戶參軍，輟於河南市。

梁太祖已卽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慚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

○舉唐進士，哀帝時爲相。爲人端重有禮法，以謙靜終免禍。唐亡事梁，仍爲相。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卒。

○河間人，字右華。唐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柳璨殺裴度等七人，蔓引朝士，文蔚力講解之。梁初仍爲相，制度多所裁定。

○聞喜人，字熙用，仕唐爲兵部侍郎。坐事左遷，乃自結於梁太祖，力趣哀帝遜位。爲梁相五年，卒。

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翹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

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卽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

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

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卽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廡聽事卽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爲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卽位，贈左僕射。

楷，同光中爲尙書員外郎。明宗卽位，大臣欲理其駁「諛」之罪，以憂死。

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爲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皋，以自解。

○今湖北黃岡縣南大江濱。

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替康死，子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

同匹庶乎？曉乃爲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卽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尙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①畿內之縣也。唐近京都之縣，有「畿縣」、「赤縣」、「次畿」、「次赤」之分，又有「望縣」、「上縣」、「次縣」等。蓋天下縣邑，素有差等也。詳見五代會要。

②有文而風致峻整，時人目爲「釘座梨」，言世所珍也。乾寧中，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後爲柳璨所陷，被殺。

③三國魏涇人，字叔夜。早孤，有奇才，博洽多聞，最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與山濤等七人稱竹林七賢。後爲

司馬昭所害。子紹仕晉惠帝，官侍中。以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被害於帝側，血濺御衣。事定，左右欲

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④晉懷人，字巨源。少有器量，介然不羣。仕晉官至右僕射，加侍中。王戎

嘗目濤爲璞玉渾金，人莫知其器云。⑤官署名，司館饌，屬禮部。有郎中員外郎等官。⑥奉旨與承

旨同，蓋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以稟命。凡大朝會以宰相承旨，草詔書以學士承旨。晉天福五年

六月，改殿前承旨爲殿直，樞密院承旨爲承宣，詳見五代會要。⑦梁太祖年號。

義兒傳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

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感音暴，急也，虐也。

李嗣昭

五代史 義兒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遣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

○大谷疑卽太谷，今山西太谷縣治。

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常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

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於胡壁堡，執其將一人。

○王珙，重盈子。王珂，重榮子。重榮爲河中節度使，重榮卒，弟重盈立。重盈死，軍中以珂、重榮子立爲留後。珙乃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爲援，珂亦結晉爲助。後晉擊破三鎮兵，昭宗乃以珂爲河中節度使。珙爲人慘刻，爲其下所殺。珂後降梁，太祖疑其貳於晉，殺之。

○今山西猗氏縣。

○按當在猗氏

縣附近。

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

○唐昭宗年號。○在今山西晉城縣附近。

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爲梁所敗，太祖醜殺君慶；嗣昭攻克之。

三年，出山東，取梁洛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

○按當在今河北省境。

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

○唐昭宗年號。○今山西吉縣。○今山西隰縣。

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

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於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於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

○今山西臨汾縣。○今山西蒲縣。○尉氏人。從梁太祖擊黃巢，以功累遷晉州刺史。以禦晉功，拜

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弑唐昭宗，已而殺之以謝責。○回鶻人，本姓張氏。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

書。從晉太祖入關破黃巢，累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賜姓名以爲子。與存孝不相能，存孝卒，得罪死。

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爲多。

○仍舊也。仍歲之間，本年之間也。

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

○按廿二史考異謂：天祐改元，晉王仍稱天復。及梁篡位，晉始稱天祐四年。傳據晉事而言，當云天復六年，不當稱天祐也。 ○陳留人，字貞臣，善飛稍，所向披靡。每從太祖征伐，有奇績。統戎臨敵，不大勝必大敗。歷官相州刺史。以不得節鎮，日循晏安，無意爲政。後貶柳州司戶，尋賜死。 ○緝，和陸也。

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日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困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

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

○約在今河北濮陽縣境。

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遯，乃得去。

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

○今河北望都縣。

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箠○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

○鄆州人，字瓊美。少爲朱瑾牙將，繼降梁。末帝時，爲保義軍節度使。真明中，晉軍圍邢州，寶又降晉。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討張文禮兵敗，慚憤死。

○在今河北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

○箠，音服，盛

弓矢具也。

○按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四月，敕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故汴

州節度使符存審，配享莊宗廟。歐史惟德威傳載配享事，而嗣昭存審篇則失之。

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卽以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

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卽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於京師。

繼遠諫曰：「兄爲臣子，以反爲名，復何面目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

○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梁圍以來城彌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

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爲奸人所誤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倖無間。

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於天津橋。其二子嘗爲質於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

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妓妾珍翫而不時卽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

○縗音崔，喪服也，以麻布被於胸前，三年之喪用之。

○唐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立戟。按五代會要：

晉天福三年五月，詔應中外臣僚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及諸道節度使，並許私門立戟。戟門，謂立戟

於私門乃顯貴之家也。

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答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

繼忠家於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於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今山東臨沂縣。

李存孝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於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於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

○唐僖宗年號。

○張言即張全義，見雜傳。

○今河南溫縣。

○一曰五行山，連亙河南、山西及河

北界。山以百數，隨地異名，實皆古太行也。山西晉城縣南有太行山，乃山脈之主峯也。

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

○邢州人，少有勇力。廣明中，潞州節度高潯爲裨將所逐，方立乘亂據潞州，自稱昭義留後。昭義故節制澤、潞、邢、洛、磁五州，治潞州，方立徙軍於邢。於是澤、潞二州歸晉。李克用屢遣將攻之，方立兵敗，飲酖卒。

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於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團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鬪！」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

○晉王李克用弟，不知其父母名號。爲昭義節度使，橫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潞人皆怨之。後爲牙將安居受所殺。○臨晉人，勇悍多力。初仕黃巢，後歸梁太祖，署都將。從討秦宗權，攻克鄆，皆有功。後以攻澤州違節度，誅死。○今山西南部之地。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云。○在今山西晉城縣東南。

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爲衛，裹衣○大蓋，

○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岸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裹衣，寬大之衣也。○蓋，車蓋也，又覆也。○今山西長子縣。

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

是時張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存

孝軍於趙城。唐軍戰敗於陰地關，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絳州，濬、健皆走。

○河間人，字禹川。性通脫無檢。僖宗時，拜諫議大夫，累官尚書右僕射。朱全忠謀篡立，使盜夜殺之。

○見雜傳。○在山西靈石縣西南，今曰南關鎮。

存孝獲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

○與唐人乾符中，爲雲州牙將。時羣盜起，天下將亂，君立與其黨共謀推李克用起兵。後從討黃巢，收長安，授汾州刺史。餘詳本傳。○唐昭宗年號。

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國威。國威○兵至，晉軍輒引去。

○今河北臨城縣。○今河北元氏縣。○全忠子，全忠死，領盧龍留後，進節度使。後爲其弟匡籌所逐，留深州，圖殺王鎔，據其地，事敗，被殺。

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

安，乃附梁通趙，自歸於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

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城，掘塹以圖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將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乃存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才，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

○嬰城，閉城而守也。

○徇，與殉通，死也。

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

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酖殺君立。君立初爲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唐大同軍防禦使。爲李克用所殺。○今山西大同縣。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由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事詳劉守光傳。

○唐莊宗入汴，末帝登建國樓，謂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

盡我命，無使我落讐人之手。」麟乃進刃於帝，已亦自剄死。莊宗命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

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事詳元行欽傳。

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與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

下。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

○俳，浦諧切，音牌。俳優，雜戲也。

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答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

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

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壽州刺史。

○格音閣，廢格也，阻格也。○今河北景縣。

莊宗好畋獵，獵於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進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租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

○今河南中牟縣。

莊宗嘗與羣優戲於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一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

新磨常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

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

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見事之，呼爲「八哥。」

○宮掖，宮中之稱。掖，謂掖庭，宮中旁舍，嬪妃等所居也。○謂插笏帶間也。古之仕者，垂紳搢笏，故稱

宦族曰搢紳。

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闈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

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

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

○克用六子，封睦王，歷建雄、保大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崇韜被族，宦者欲盡誅崇韜親黨，誣以怨望，遂被誅。

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

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

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官名。唐置左右散騎常侍，分隸中書、門下兩省，掌獻可替否，出入禁中，常侍左右。多用宦者，間用士人。○官名。起於戰國。國策：「楚之官，覆軍殺將者，官爲上柱國。」隋、唐至明，均以上柱國爲勳官之最尊者，至清始廢。

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

○鄴州人，早孤。莊宗時，爲魏州觀察判官。主諾聽命，不能稱職。官終平盧行軍司馬。

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於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半馳

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弒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於京師。在禮由是得入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

○官名，掌訓練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

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

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

賞，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

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尙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軍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於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

○按莊宗歿於洛陽中興殿，絳霄殿皆在洛中。傳但云東幸汜水，而不言還洛，亦疏漏也。

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

可不戒哉！

五代史 俗賞錄

二百六

宦者傳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闈，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

其後崔胤謀誅宦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

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

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農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歛手畏承業。

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捕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踏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

諂諛自容耶？」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答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

○搏蒲，戲也，古博戲，猶後世之擲色。今通稱賭博曰「搏蒲」。
○積，堆疊也，錢積謂錢堆也。
○救使，天子救命之官也。

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

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

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元凶猶元惡，首惡也。

張居翰 李紹宏 孟漢瓊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玫之養子。昭宗時，爲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

軍。

○掖庭宮中旁舍也，後宮嬪妃所居之地，別於正宮而言。

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

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於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傅柱，措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

○陝西謂之秦川，亦曰關中。

○蓋印畫行也。

○一行言一路同行之降人也。

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

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於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殆非宦者之言也。

○繆密宥切，音謬，錯也，詐也。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

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帷幔也，幕也。闔門也，又宮中小門也。帷闔意謂宮禁之內也。○扶搜取也。

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

○見下文。

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旣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旣出，而唐亡矣。

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弟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

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

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

○黷貨賂猶言貪得貨賂也。

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于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

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

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

晏然取唐而代之耶？

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消髮爲浮圖。○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

○浮圖，一作「浮屠」，皆「佛陀」之異譯。佛教爲佛所創，古人因稱佛教徒爲「浮圖」。○都亭

驛，卽上原驛。按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改東京上原驛爲都亭驛。」上原驛註見前史建瑯傳。

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旣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卽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

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雜傳

劉守光

劉守光，深州人。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以爲壽陽鎮將。

①今河北深縣。②縣名。故城在今河北獻縣。③茂勛子，代父爲盧龍節度使，嘗約吐渾共圖李克用，兵敗，懼得罪，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自燔死。④即今河北河間縣。⑤本滄州，即今河北滄縣。

④今察省蔚縣。⑤匡儔，按唐臣傳作匡鑿。居庸關，在今河北昌平縣西北；兩山夾峙，懸崖峭壁，爲天

下九塞之一。⑥今山西壽陽縣。

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①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徵責，誚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③晉王大敗。

④蔚州人，事克用爲都押牙，累授檢校太傅，封成陽郡公。性通黠多智數，克用性嚴急，惟寓規其趨向，多所參裨，在諸將中最推親信。家精於府餽，克用非寓家所獻不食。恩寵之洽，時無與比。⑤貴鄉人，字德符，知魏州留後，再加節度使。朱全忠亟討克，鄆懼弘信貳，兄事之，累加侍中，封臨清郡王，卒，賜諡

「莊肅。」

⑥非今陝西安塞縣，蓋燕、晉間之阨塞也。

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洲，○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卽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屢求而不得也？○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

○今河北滄縣。

○今山東德縣。

○橫海軍治滄州，註見前。

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戶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鄭二州。仁恭懼，復附晉。

○今河南內黃縣。

○長河，卽德州，註見前。

○在今河北任丘縣境。

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於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瑾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

去。

○古墨刑，謂之黥。猶清時之刺字。○故城在今河北滄縣西北。○瑾土，卽俗謂「乾子土」。

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

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瑾土爲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

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蒸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大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

○上注曰蒸。

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卽率兵討守光。至於盧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於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於鷄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其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

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兗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斛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瑾土，馬相食其驥尾。兗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麪，[㊟]號「宰殺務」，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

○按當在今河北東北境。

○今河北玉田縣。

○按當亦在河北東北境。

○蒸麥置暖室，徽則擣

之成塊曝乾，用以釀酒者，謂之麪，亦謂之「酒母」。

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於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

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相鬪，可待之，吾當爲下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柏鄉，進掠邢、洛，至於黎陽。

○獵下邑大夫，有勇力，嘗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卞莊子然之，果獲兩虎。

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爲之班師。

○春秋地名。在今河南封丘縣西南。

守光益以爲諸鎮畏其強，乃諷諸鎮共推尊己。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璽制冊，尊守光爲尙書令，尙父。○守光又遣人告於梁，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閣門使王瞳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尙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尙父雖尊，乃人臣耳。」守

光怒曰：「我爲尙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於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塞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爲左右相。

○故城在今烏喇特旗西北。

○義武治定州，註見前劉鄩傳。

○字允明，梁太祖表爲義武節度。後

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効。晉與梁戰河上，十餘年，常以兵從。後爲養子都所殺。○呂尙相武王，以有

天下，武王尊之爲「師尙父」。

○醢，肉醬也。音海。

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勛賀册尙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勛稱臣，承勛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

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二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祈溝關入，澶、涿、武、

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於德威曰：「予得罪於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尙未郊天，何至此耶？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赦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溫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其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毋降，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於晉軍。明日，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

「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慚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於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於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祈溝關疑卽祁溝關，見前註。

○今察省宣化縣。

○今河北順義縣治。

○春秋時，韓、趙、魏三氏，

仕晉爲卿，其後分晉，各立爲國，是爲「三晉」。據今山西、河南及河北西南部之地。

○喻受人樹割

無所逃避也。按俎，庖廚所用器，俗謂之「刀砧板」。

○約當在今河北東南部。

之「絲條」。練與鍊通，鐵環相連，以鎖繫物者曰鍊。組練謂以繩物鎖之也。

李茂貞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啟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

○今河北博野縣。○字台父，第進士。僖宗朝以兵部侍郎，進同平章事。黃巢亂作，畋時爲鳳翔節度

使，先諸軍破賊。後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諡「文昭」。○唐邠州人。少以材武爲州戍將，以討黃巢功，

擢晉州刺史，進邠寧節度使，封吳興侯。僖宗幸鳳翔，玫劫嗣襄王熿爲帝，自號大丞相，專決萬機。及王

行瑜敗，聞唐重賞購得之，乃倍道趨長安，爲軍人所斬。○僖宗出居興元，按唐書僖宗紀，在光啟二

年。大散關在今陝西寶雞縣西南，爲秦、蜀往來之要道。○約在今陝西寶雞縣大散關附近。○都

頭，軍官也。唐際田令，收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每都領一都將，曰都頭。五代因之。○武定軍治洋

州，今陝西洋縣。①扈蹕與扈駕同，謂隨從天子車駕也。

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

○治鄜州，今甘肅樂都縣治。

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于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

昭宗乃徙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

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他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⑤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辱辱，^⑥坐受凌^⑦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⑧戰於盤屋，^⑨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於三橋，^⑩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臯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

○咸通進士，昭宗時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位太保，封齊國公，最見親信。崔胤專政，出彥者爲清海軍節度使卒。

○畿內區域之名，書五百里甸服。

○播越，謂流離失所也。

○字羣懿，第進士，以

孝聞。自僖宗狩蜀，至走寶雞，進狩梁，讓能均在帝側。擢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昭宗立，封晉國公，進太尉。

餘詳本傳。②晁錯，漢潁川人，號「智囊」。景帝時，爲御史大夫，請削諸侯枝郡，吳楚……七國遂反。

以誅錯爲名。袁盎進說，衣朝衣斬東市。③孱孱懦弱也。④凌侵犯也。⑤唐末軍隊，多以「都」

爲號。如楊行密之「黑雲都」，劉仁恭之「定霸都」，李克用之「落雁都」……皆是。⑥蓋知優

切，音朝。整屋讀如「周室」，今陝西整屋縣。⑦在今陝西長安縣。

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①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②茂貞以兵至鄂縣，③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爲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①字景望，大中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崔昭緯、李茂貞嫉之，罷爲太子

少師。尋爲茂貞所害。隱家有書至萬餘卷，號「李書樓」。所著文章詩解，甚多。○在四川慶符縣南五里。○今陝西鄠縣。鄠，胡五切，音戶。

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於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建爲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尙書令，封岐王。○

○唐武遂人，字龍光，第進士。昭宗時，累官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封樂安縣侯；性通簡，不矯飾。後貶衡州司馬卒。○此事不著年月。據通鑑則天復元年正月事也。考舊唐書昭宗紀，景興元年，以岐王李茂貞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是茂貞之封岐王已久。至景福二年十一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書令，進封秦王。則已由岐而進王矣。傳不應至是始封岐王。

其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

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

○中尉官名，唐中葉置神策軍，以宦官爲護軍中尉統領之。

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一不托。」○安能不與梁和平！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卽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

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

○不托[㊟]卽「餽飴」。唐人謂湯餅爲「不托」。演繁露謂：「古之湯餅，皆手搏而擘置湯中。後世用刀几，乃名不托。」言不以掌托也。○按二十二史考異：今鳳翔法門寺有碑，題云：「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廟記，天祐十九年二月，禮部郎中薛品序撰文。」蓋茂貞稱制時所立。稱茂貞爲秦王，不云岐王。然則唐亡以後，茂貞自稱秦王可證也。岐者，一州之名；秦者，大國之號。茂貞在昭宗朝已封秦王，必不舍秦而稱岐；且同時吳、晉、燕、趙諸鎮皆取大國之名，茂貞何故輒自貶降，必不然也。○按二十二史考異云：「當云王后。」蓋取戰國及漢初諸侯王妻稱后之例。胡三省謂：「妻之貴，踰於其夫者。」妄也。○鳴梢儀仗中所用之器，振之發聲，以使人肅靜也。羽扇亦儀衛之器。

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埽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

年，所有七州而已。

○今甘肅寧縣。

○今陝西鄜縣。鄜音孚。

○今陝西中部縣。

○今甘肅武都縣。

○今甘肅成縣。

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曦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諡曰「忠敬」。從曦爲人柔而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曦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遣從曦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曦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

○六十曰「耆」。

○按二十四史考異云：「因其舊封授之，錫以冊命。」

○彰義軍治涇州。今甘

肅涇川縣。

——按通鑑：「同光二年，加中書令。」

明宗入立，聞重厚嘗拒從曦，遣人誅之。從曦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

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廢帝入立，復以從曦爲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按五代會要云：「從曦在晉高祖朝使相之列。」據薛史本紀：「從曦以開運三年十月卒。」則晉出帝朝，猶是使相也。歐史不書其卒年，似卒於唐世矣。從曦有子永吉，見蘇逢吉傳。

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於蜀，拜金吾衛將軍。

○故城在今河南長葛縣西。○今終南太華之南也。唐十道之一。

僖宗還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

器、皿、牀、榻，爲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爲「北韓南郭。」

○書名梁顧野王撰，三十卷。說文討篆籀之源，玉篇疏隸變之流，於文字訓詁，所係甚重。○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入蔡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後降歸荆南，節度使陳儒、張瓌、因儒、炳襲取歸州，昭宗使爲荆南留後。後爲李神福所破，投江死。

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遯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磾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

晉兵問罪三鎮，兵傅華州。建登城呼曰：「弊，呂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

乾寧二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

○今陝西富平縣。○極塞猶言邊塞也。

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辨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不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不還，建與中尉

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

○曲調名。唐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其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人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一名重疊金，一名子夜歌。

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獻款。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

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爲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嚮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卽殺巨川，以建從行。

○譙郡人，少事梁太祖爲將。善因危窘出奇計，屢有戰功。累官宋州刺史。

昭宗東遷，建從至洛陽，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卽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國步猶言國運也。

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於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優容謂優異包容之也。

趙犖

趙犖，其先青州人也，世爲陳州牙將。犖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

用弓劍。爲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

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肇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

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肇爲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肇爲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肇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爲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翊爲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旣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衆圍肇，置「春磨寨」。糜人之肉以爲食。陳人大恐。肇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肇柵城北三里爲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翊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肇食將盡，

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於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爲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

○瑯音詡。見說文新附。疑卽「瑯」。○今河南項城縣。○今河南西華縣。

梁太祖入陳州，皐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皐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爲自託之計。以梁援已恩，爲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尙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皐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卽以陳州爲忠武軍，拜皐節度使。皐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

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餼供億，未嘗稍懈。昶卒，翊代立。翊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

○三國棘陽人，字士載，仕魏至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魏伐蜀，艾督軍自陰平入蜀平晉太尉。後

爲鍾會所搆死於蜀。

○按當在陳州境陳州註見前廣王全昱傳

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翊爲同州留後。入唐，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於家，陳人爲之罷市。

準次子巖，梁末帝時爲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爲事，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摯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

初，友珪弑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

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尙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

○字永裕，尚唐憲宗女岐陽公主，爲駙馬都尉。歷武宗、懿宗兩朝，官至太尉卒。儆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達幽隱，時號「秃角犀」。○哀浦侯切，音杯，減也。

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爲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

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卽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斂○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

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

○箕斂分謂苛斂民財也。

○禮衣巾切，音蔭，又衣堅切，音煙，義同，潔祭也。

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翔以爲然，巖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用段凝，皆巖力也。

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建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嶮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

當巖用事時，許州溫韜尤曲事巖。巖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爲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巖素所善段凝奏

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論也。

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禍，非禍者，未必不爲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

○罹，音離，力移切。

始肇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

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李振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

副使

○在今浙江臨海縣。

○浙江東部也。爲舊寧、紹台、金衢、嚴溫處等府地。

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刀、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闔宦作亂，天子危辱，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

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⑤自釋，乃西歸梁。

○諸侯來朝所舍曰「邸」[△]。又俗稱王侯府第爲「邸」。

○謂主奴之分不可因年齡異也。

○春

秋時，宦者豎刁與易牙開方等爲齊桓公親幸。桓公卒，豎刁等因作亂。伊戾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即

寺人惠牆伊戾。伊戾譖殺太子，痊於宋平公，後以事白，被烹。^④三國魏祖厲人，隨其叔父濟與曹操

爲敵。後仕魏，封宣威侯。官渡之役，力戰有功，累遷破羌將將。卒諡「定」。^⑤洗滌也，潔也。洗然謂毫

無芥蒂也。

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

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鷓臬」。

太祖之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

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

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

○三國魏人，爲太子舍人，黨於司馬昭。昭專政，魏主髦率衆攻昭，濟前刺魏主髦，刃出於背。昭乃歸罪

於濟，捕殺之。

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

○字紀聖，咸通進士。昭宗時，以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以全忠力，拜同平章事。哀帝嗣位，以忤全忠意，被殺。○約在今陝西長安縣地。

太祖卽位，累遷戶部尙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康延孝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於梁。末帝遣段凝軍於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於唐。見莊宗於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

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多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此其必亡之勢也。」

◎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一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於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

○約當在今山西南部。

○按廿二史考異云：「當云：『同光二年。』」

三年，征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攻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川，○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川，以俟魏王繼岌。

○固鎮^{△△}按當在今陝西南境。興州，卽今陝西略陽縣。○疑卽四川嘉陵江。○今四川綿陽縣。
○今四川綿陽河。○在今綿陽縣西南。○約當在今四川成都附近。

蜀平，延孝功爲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隸，○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於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

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

○據董璋傳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
○遮蘇屋切，音速，蹙遮也，猶言局促。僕遮猶言短陋也。
○「旄節」與「節旄」義同，謂節頭旄也。按節度使節制一方，天子授以節旄，故云。

繼岌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卽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於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

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於漢川。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

○今四川劍閣縣西南八十里。

○今四川遂寧縣治。

○言戰功也。戰馬疾馳而汗出，故云。

○今

四川劍閣縣。

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猶言歸順也。

張全義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於河

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出據河陽、洛陽以附於梁，二人相得甚歡。

○唐博昌人，爲縣伍伯。令笞苦之，乃亡命投龐勛。勛勢蹙，爽率百人歸唐，累遷汝州防禦使。黃巢犯京師，爽入衛，次同州，問道奉表僖宗以自明。官至檢校司空卒。○唐河南人。初爲忠武軍裨校，黃巢亂，

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與儒爭淮南。儒誘斬宗衡，并有其衆，破揚州。朱全忠薦授淮南節度使。後爲楊行密所攻，兵潰，被殺。

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

○謂攻劫略取也。

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於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等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

○山西沁水有二源：東源出陽城縣西南千峰嶺；西源出垣曲縣東北歷山，合南流，入於黃河。

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

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爽。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

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⁴蒐⁴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

○蒐聚也，如蒐羅，蒐輯。蒐，師優切，音搜。

太祖兵敗舊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恥憤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

○剗今仄異切，讀如恣，插刀也。通作「傳」。

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爽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闢○土，拊○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意，嫗勿多言！」

○剛今豬旭切，讀如竹，鋤屬，又斫也。

○拊今據運切，君去聲，拾取也。

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

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

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

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齊王。

○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

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讐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鑿去墓闕，而已。

○闕門觀也，墓闕謂墓前之門觀也。

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

中，以爲譏己，因大怒，奏答殺監軍者，天下寃之。

○字文饒，少力學，卓犖有大節。唐敬宗時，爲浙西觀察使。武宗時，由淮南節度使入相。當國六年，河藩鎮之禍，決策制勝，威權獨重。宣宗時，爲忌者所搆，貶崖州司戶卒。

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

同光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諡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以小校從唐莊宗，累有軍功，官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出鎮靈武。晉高祖即位，受代入覲。范延光反，從賓應之，後爲杜重威所敗，赴水死。

王峻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而使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賞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

○今河南安陽縣。○海州人。初仕梁，入唐官至左驍衛上將軍，有貲鉅萬。筠居洛陽，擁其貲以聲色自娛，人謂之「地仙」。

高祖鎮河東，峻爲客將。高祖卽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爲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

○其先沙陀部人，後家太原。漢高祖表爲馬步軍都虞候，屢率師破契丹於代北。開寶中，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古者，君行太子留守，謂之「監國」。此則藉爲篡階耳。

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遂幽贇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劉信，漢高祖從弟。性昏庸，黷貨無厭，喜行酷法。初掌禁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鎮許州。周太祖軍變於澶，王峻遣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惶惑自殺。○金城人，初名崇威，避周太祖諱，只稱崇。唐清泰中，

爲應州騎軍都尉。番割雲，應地入契丹，崇恥事之，奮身南歸，從周太祖平河中，累遷京城都巡檢使，出鎮澶州。世宗立，與符彥卿出固鎮，以禦并人。宋初，加兼中書令卒。○今河南信陽縣。按二十二

史考異云：「此真宰相也，例當書於本紀，失書。」

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

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

○知遠同母弟，初名崇。少無賴，嘗黥爲卒。知遠卽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與郭威不協。隱帝被弑，崇子澹，又見殺，乃稱帝於太原，改名旻。據十一州，是爲北漢。伐周屢敗。世宗新立，旻與遼共出師，復大敗於高平，憂憤卒。○陳思讓，宋盧龍人，字後己。初隸唐莊宗帳下，歷仕晉、漢、周，積功至廣海軍節度使。入宋，加檢校太師。歷保信、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卒。思讓酷信佛，人目爲陳佛子。康延沼幼隸，後唐明宗帳下，歷仕晉、漢、周，累官至蔡、齊、鄭、楚四州防禦使。宋太祖親征太原，沼領兵屯潞州，以疾歸郡卒。

○在今山西翼城縣東北；一名黑水嶺。

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卽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

○宋任城人，歷仕晉、漢、周，至宋爲引進副使。錢徽獻浙右之地，詔守素爲兩浙諸州兵馬都監，安撫諸郡，人心甚悅，卽以知杭州。淳化中，徙石州。以老病，乞歸本郡卒。

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卽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還。

○師行一宿爲舍，或謂三十里爲「一舍」。

從討慕容彥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

峻與太祖俱起於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

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裨將。太祖初卽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卽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

鎮，求爲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卽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僂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

○周晉陽人，字日新。初仕唐將陳紹光，紹光因醉欲殺之，仁誨植立無懼色，紹光稱歎其器量。與太祖善，及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軍中機畫，多所參決。太祖卽位，累遷樞密使，留守東都卒。○周滄州人。太祖時，歷官武信節度使。從周世宗征淮南有功，歷廬壽等州招討使。吳人以其色黧，號「黑大王」。及宋太祖立，不自安，遂懷異志，兵敗，自焚死。○「僂俛」同「貶勉」，謂勉強也。

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慚不能對。

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於貶所。

○治青州，青州註見前劉鄩傳。

○曲阜人，字祖德。唐末，佐房知溫幕下，勸知溫歸晉高祖，高祖嘉其

功，累遷河陽三城節度副使，知州事。天運末，拜御史中丞。周初，起為尚書右丞。顯德初，以工部尚書致

仕，卒於家。

○汝陰人，字惟珍。周廣順初，拜平章事。世宗用穀策平淮南，累封趙國公，乞歸。既歸洛中，

昭義李筠貽錢五十萬，穀受之。既而筠叛，憂恚而終。

○亭至也。午日中也。故日在午，曰亭午。

○今

陝西商縣。

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

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瞪，蓋沙陁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爲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

①今察省涿鹿縣。

②在今河北雄縣南易水上。

③吏事官吏之事務也。

④今察省懷來縣。

⑤

註詳「晉高祖皇后李氏傳冀北註中」。

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剽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剽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剽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邪？」明宗曰：「蕃

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蔚刺等。

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

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

○代州人，字志通，小字生鐵，官太原四面招討使。餘詳本傳。○在今山西太原縣西南境。

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悒

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媿爾。」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

○張生鐵卽張敬達。註詳前。

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己，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爲選其子承祚尙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

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己爲晉疏斥。

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

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千里。出帝卽位，拜太師，封壽王。

〔按辭史〕天福二年四月，加兼侍中；三年四月，加兼中書令。

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二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卽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瀆，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①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渡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②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③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邪？」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

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勅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於其家。

○禹鈞字可象，晉天福中進士。周顯德中，拜端明殿學士。入宋，遷工部尚書。後又入翰林，爲學士；俄加禮部尚書。太祖欲相之，趙普忌其剛直，不果。○真定人，勇力善射。初事唐，爲武勝軍節度。晉高祖時，爲神武統軍。曾敗契丹，屯兵中渡。後爲杜重威逼迫，降於契丹。契丹命之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中途，絕吭而死。○按當在今河北南境。

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於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塞降契丹，使爾家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

○天使皇帝所遣之使臣也。○藉手言得所憑藉也。

承勳事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斃而食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

漢高祖贈光遠尙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於青州。碑石旣立，天大雷電，擊折之。

阿瞪，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瑊，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

光遠旣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然而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二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瘡痍謂皮膚因傷而開裂也；今藉以喻人民之疾苦。

張彥澤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爲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爲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

○種族名。其先本平涼雜胡，後魏太祖滅沮渠氏，有阿史那者，以五百家奔遼瀋，居於金山。金山狀似「兜牟」，彼土方言：「兜牟」曰「突厥」，一因以名其部。○在今綏遠省境內。○鎮國軍治華州。

註見前寇彥卿傳。

爲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爲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譏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

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

○按當在陝西北境。○五刑之一，安置遠方也。

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弊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寃。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尙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闕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寃，皆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爲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澤爲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

○不法，猶言出乎法度以外也。○處誨子，字謙光，以文學致身，累遷右諫議大夫。言行無忌，執政惡

之，告歸。④固安人，字彥輔。初爲延州高萬興兄弟掌書奏。累遷至尙書郎。官終陝州行軍司馬。④按高祖赦降范延光，曾冊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後楊光遠利其貴，遣人推之墮水溺死；而高祖不問，故濤以此詰之。⑤萬年人，字國寶。性介特寡合，好學工詩。梁時，第進士。自唐歷周，累官刑部尙書。宋初，召加少傅。無疾卒。

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嘗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卽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①二十餘里，追至衛村，②又大敗之，契丹遂去。

①北敗走也。②按當在山西陽城縣北。

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鎮使。彥

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於泰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爲前鋒，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半，虜小敗卻，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澤亦降。

○今河北武強縣。

耶律德光犯關，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王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檢典康福、全宿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

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燥，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

○古行軍：或令軍士銜枚。一枚狀如箸，橫銜口中，組繫著於枚之兩頭，結之項後。故軍行不能偶語，所以禁喧囂也。

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

○語見孟子，意謂一國不能有二君也。

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爲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

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

「赤心爲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輪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
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二手指，軍士卽驅出斷其要領。王子延照母楚
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卽刼取之。彥澤與閣門使
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

○邏巡也；偵也。獲得也。○字鼎臣，仕晉爲閣門使。太宗入汴，授四方館使。好結權貴，能服勳，大臣多
推譽之。景宗卽位，以定策功，累封秦王。後以謀害蕭思溫，詔下獄，誅之。

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刼掠，怒，鎖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
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
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縗絰。○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彥澤俛
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
髓，齶其肉而食之。

○縗，音崔，喪服也，以麻布披於胸前，三年之喪用之。經，音蓋，喪服所用麻也。在首在腰皆曰經，或亦以

萬爲之。

馮道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

○管生即管仲，語見管子。

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儒服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

○死事之臣十五人，有傳者十人：爲張德源、夏魯奇、姚洪、王思同、張敬達、霍進宗、沈斌、王清、史彥超、孫晟；其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殷、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語見論語。

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尙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並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意謂歎息之也。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

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床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卻，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

○安適貌。

○寘音至，置也。

其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贖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

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遂趨至京師。

莊宗遇弒，明宗卽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雅平素也，又極也。

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蹙○失，不敢怠於御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饑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

○蹙同蹙，菊臧切，音厥，失足顛仆也。

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

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卽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詰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

○按二十二史考異云：「按明宗在位纔八年，道以天成二年拜相，相明宗止七年耳，傳云十餘年，非其實矣。」○奉朝請者，謂奉朝會請召也。

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

○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唐呼宰相曰「元老」，或曰「堂老」。

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爲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於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

○屑，煩瑣也。屑意，猶謂介意也。

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

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

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卽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於高平。○

○今山西高平縣。

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諡曰「文懿」，追封瀛王。

○謂瓦橋、益津、高陽三關也。○按道爲首相，依故事，當爲「山陵使」。且據本紀山陵使之命，在二

月丁卯，而世宗親征，乃於三月己酉啓行。則非因道乏進諫而有是命也，明矣。」

道旣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呂琦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克，爲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克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敗，克見殺。守光怒克，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克故客趙玉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俱得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道以免。

[○]今河北安次縣。

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概，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爲代州軍事推官，後爲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爲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爲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

寃家訴於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劄赴臺。訓爲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修撰。

○官名，唐設駕部員外郎，爲兵部之屬司，掌輿轡傳乘郵驛廐牧。

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禿餒、薊刺等助都，而爲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禿餒見殺，薊刺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薊刺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疆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二司使張延朝，延朝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在日，以琦等語

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①「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恐，亟曰：「臣等爲國計，非爲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卽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崧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扞^②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彊項，^③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

① 洛陽人，字縈之。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唐明宗時爲招討使，大破契丹兵，平王都。拜平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② 唐荆南人，至德間以文學登進士。衛伯玉辟爲從事，京兆尹李儼欲妻以女，命改姓，昱拒之。德宗初，歷任辰、楚二州刺史。

③ 扞，同捍；衛也。

④ 謂剛直不屈也。

琦事晉爲祕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

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嘗藥扶持。及卒，爲其家主辦喪。

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慶端。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諒布下忱統祈垂管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三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六一八)

學生國
 叢書
 五代史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致

選註者 鄭雲齡

主編者 朱雲農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6

4954

879212

